

白
虎
通
疏
證

白虎通疏證十一

句容陳立

喪服

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喪服經曰

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

儀禮喪服傳曰天子至尊也通典引馬注天下所尊故曰至尊荀子禮論

篇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僖元年公羊傳此非子也其稱于何臣子一例也注僖公者閔公庶兄據閔公繼子般傳不

言子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後漢李固傳昔堯殂

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牆食則見堯于羹是即舜居

竟喪三年之事也通典引戴德變除云臣爲君不筭繼不徒

筭繼不徒筭則臣子之異唯繼筭徒筭也又臣爲君不禫故

喪服小記列當禫之喪有四日爲父爲母爲妻爲長天子爲子孔疏復補二條曰妻爲夫爲慈母無臣爲君也天子爲諸侯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疑此處文有脫案天子于諸侯

無服故但服弔服既葬除之而已鄭司農云總十五升去其
 半有事其纓無事其布故漢孔霸費元帝素服臨弔鄧宏薨
 安帝服纓是也說者以鄧宏于安帝為舅為舅服總案禮天
 天子諸侯絕旁期况總麻乎則安帝之服總謂服總衰耳天
子諸侯絕替者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故禮中庸
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總重公正也
 此據周制也莊四年紀伯姬卒公羊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
 夫絕總天子唯女之適二王者諸侯唯女之為諸侯夫人者
 思得申故卒之是也禮記檀弓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注
 古謂殷時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伯文殷時滕君也是則
 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伯文殷時滕君也是則
 般之諸侯為世叔父及昆弟之子皆服期矣周制降服凡有
 四鄭注喪服云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
 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適婦適孫諸侯之昆弟為諸侯
 為正統之親后夫人長子適婦適孫諸侯之昆弟為諸侯雖
 期不降天子女諸侯女嫁于二王後若諸侯之昆弟為諸侯
 之玉姬止依出降降本服一等餘親則絕大夫唯正統之親
 嫡妻長子嫡婦嫡孫昆弟為大夫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
 宗子宗子之母妻從父昆弟族昆弟之尊同者皆不降其出
 適者止依出嫁降一等其天子諸侯大夫始受命受封受爵
 者皆不降諸父昆弟至其子不降諸父若士女嫁于諸侯與諸侯
 降其家旁親一等與出降為二等大夫女嫁于諸侯與諸侯

女嫁天子則絕其家旁親之服唯正統之親不降不絕大夫
士女嫁于諸侯大夫還為其族之尊同者亦不以尊降唯昆
弟之為父後者並出降亦不敢降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
者亦不以出降大夫之妻為大夫家之親亦隨大夫降一等
傳所謂夫貴于朝妻榮于室是也天子諸侯絕旁親之替其
旁親為天子諸侯則不敢服替故喪毀小記云與諸侯為兄
弟者服斬注此謂卿大夫以下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
之又禮記大宗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戚戚君是也
雜記外宗為君大夫猶內宗也注為君斬夫人亦不敢服以視服
以其親服至尊也是內外宗為后夫人亦不敢服以視服
也此非聖王以貴凌下薄親親之仁以喪者不祭唯越縵而
祭天地社稷吉凶不相干屈于私親而闕祭祀賓享之制顧
私恩而忘大義非所以重國體又凡祭必夫婦親之故天子
諸侯尊統國家則絕旁期大夫致身事君故但降旁期而絕
總其后夫人命婦亦隨夫而行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舊本
脫天子諸侯四字盧訂補違乎大夫舊作達乎諸侯亦誤

右論諸侯為天子

禮庶人為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

而王貴故恩淺故三月而已

儀禮喪服齊衰三月章云庶人

人或有人在官者謂工匠之屬天子圻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
是天子圻內諸侯封內皆服齊衰三月也其諸侯之臣服天

子則總衰喪服傳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則大夫之臣不為諸侯服矣故通典引石渠禮論戴聖曰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當總衰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為國君也聞人通漢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為國君也又問庶人尚有不與仕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日記云仕于家者出鄉不與仕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為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然則王圻內食采之陪臣猶天子亦宜從庶人為國君之服矣又禮記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注曰其無服而嫁於庶人從為國君則內外宗女嫁於庶人亦如為國君服齊衰三月矣小字本元本俱無而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者則民始哭素服先葬三字成齊衰期月以成禮葬君也左傳隱元年天子七月而葬案此語不明意謂諸侯五月而葬初薨時民始哭素服為之齊衰三月服除後期月而葬以死與往日諸侯五月并死者之月數是三月後僅期月也天子禮不下庶人何以為民制七月而葬則不止期月以成禮矣禮不下庶人何以為民制服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為之制也喪服四制云其恩厚者其服重恩有淺深則服有差降喪服者所以飾哀即恩從內發之意也上何字疑所之誤

右論庶人為君

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淺深遠近故制有日月檀弓

記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

月天下服鄭彼注云祝佐含歛先服官長大夫士國中男女庶人天下諸侯之大夫案禮記喪大記君之喪三日

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然則三日五日服杖兼

七日三月則唯服而已而大記與四制所云士杖之期不同

也者孔疏引崔靈恩云喪大記據朝廷之士四制則邑宰之士

右論臣下服有先後

三年之喪何二十五月以為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

無數亡之則除易繫辭傳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集解引虞注坤為喪期

謂從新衰至總麻日用之期數死坎離日月坤象故喪期無

數虞翻以後世聖人以黃帝堯舜則此伏羲神農世也亡疑

當為忘孔疏謂哀除則止死日月限數正即本此後代聖人

其三年問疏則謂無葬練祥之數與易疏不合禮記三年問云故

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為之制以期斷之先王焉為之立中

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也以是象之也案禮記郊特牲云太古冠布則太古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為之至黃帝始有冠冕之制又禮運云後聖有作治其麻總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則葬練祥之期數蓋始于黃帝也故堯典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唐虞時已三年矣又曾子問云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于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父至尊母至親故為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記三年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禮記三年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禮記三年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

再期也注言于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儀禮喪服傳曰父至尊也然則至親本以期斷以父母恩至故加隆至再期故鄭注三年問云期者為人後者父在為母明子為父母雖已出降厭降但宜去其加隆之服而其本服則不降也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亡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故後漢書陳忠傳云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節服制二十五月也
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文二年

文注云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御覽引援神契云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

民有終緣喪絕情注期十二月也再期二十五月也萬物再
終喪者彌遠故因殺以絕之巴郡太守樊敏碑云遭離母喪
五五斷仁又堂邑令費鳳碑云非五
五衰杖其未除亦謂二十五月也

何以言其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

禮士虞經曰期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今文春秋說也公羊哀

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易為以閏數喪數畧也穀梁傳閏月者

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

數也趙商疑而不定公羊疏引鄭志答趙商云居喪之禮以

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然則公羊所云

以閏數者大功以下穀梁所云不以閏數者謂三年及期故

何休注亦云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又云以

月數思殺故并閏數也是以通典引射慈云三年期喪歲數

殛閏九月以下數閏月也若死在閏月二傳之說微異襄二

十八年楚子昭卒公羊注葬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期以
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則公羊以
死月在閏得以閏數也通典引鄭襲難范甯云以閏三月死
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
日為閏益月耳非正月也則吉凶大事皆不可以用閏月死
既不數之禮三月小祥也然則穀梁家以死月自然當以來年四
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然則穀梁家以死月自然當以來年四
月為斷也白虎通但言以不閏數又多從公羊說蓋與何

說同

右論三年喪義

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

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釋名釋喪制云三

日衰衰摧也言傷摧也喪服斬衰釋文云衰之言摧也所以

表其忠實摧痛禮記雜記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

刻謂哀有淺深又閒傳云斬衰何服苴苴惡貌也所以發

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苴是皆所以表誠

是以在胸前者謂之衰左傳襄十七年晏嬰粗衰斬注衰在

胸前也又通典引雷次宗說云衰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

衣爲衰在裳則裳爲衰男子離其衣裳故衰獨在衣上婦人

同爲一服故上下共稱也故荀子哀公篇斬衰菅屨杖而啜

粥者志不在于酒肉注此言服彼于外亦所以制其內也

爲畧及本經者亦示也故總而載之示有喪也禮云布衰裳

誤案此兼舉男女齊衰之服明之也儀禮喪服云凡衰外削

幅裳內削幅注削猶殺也太古冠布衣布後世專以爲喪服也

此爲喪服然則唐虞以上吉凶通用布後世專以爲喪服也

斬衰先斬布後作之疏齊先作之後齊之五服皆用布爲降

殺也衰裳對舉謂上衰下裳也麻經者喪服經云苴經注麻
在首在腰皆曰經又傳曰苴經者麻之有蒼者也又云牡麻
經傳曰牡麻者象麻也又云小功藻麻帶經是則喪服之經
皆用麻但苴經左本在下牡麻經右本在上藻麻去其本爲
異也箭筈者喪服注云冠纓纓傳曰冠纓纓條屬右縫冠六
男子也繩纓者喪服注云冠纓纓傳曰冠纓纓條屬右縫冠六
升外畢注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
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于武也苴杖
者喪服傳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爲畧疑衍文及腰經者以
本經者謂不去本之經也亦示也疑爲亦示誠也

代紳帶也

所以結之

何思慕腸若結也

必再結云

何明思慕

無已

喪服注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
大帶又有絞帶象草帶齊衰以下用布又喪服小記麻
者不紳注麻謂經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經代大帶也

右論衰

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

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

喪服斬衰傳曰杖各齊其心皆下本
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擯主也非

親而杖者何輔病也禮記問喪云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
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又檀弓云君

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又曲禮

云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故不以死傷生也又喪服四制

云杖者何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

曰擔主或曰輔病賈疏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為父母

致病深故許其以杖輔病雖無爵是為輔病也敖氏繼公儀

主眾子雖非為主子為父母致病是為輔病也重喪而禮童子婦

設所以優貴者也其後乃生擔主輔病之義焉禮童子婦

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喪服四制云婦人童子不杖不能

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蓋杖各齊其心

賈疏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為斷也案禮記問喪云禮

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注云禮

子亦杖此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也然則當室之童子雖

不儻不踊不杖不杖指童子而庶子者成人故禮記雜記云童子

子言也又喪大記三日而朝主人杖五日授大夫世婦杖又云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而朝主人杖五日授大夫世婦杖又云

皆有杖而此云婦人者賈公彥以婦人皆杖則婦人成人者

婦人者小功章云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爾

婦人者禮疏引賀循等以為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成人者

主則不杖其為不主而杖者唯姑子在室為父女子女子嫁者

以為此喪服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在室為父女子女子嫁者

反在父室為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小記婦人不

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為主者皆不杖案小記明云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姑在猶不厭婦而雷氏何云妻為夫不杖乎小記疏引難鄭者又云鄭以婦人不杖謂童子婦人然童子未嫁何以得稱婦人又喪服傳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又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明婦人非童子也案鄭氏于喪服注雖未明指童子婦人然於小記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注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不明為主不為主之分則女子在室許嫁者皆得杖故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是也又喪大記士之喪婦人皆杖注謂主婦家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然則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與反在室為父雖不為主皆得杖矣小記又恐人疑姑在或厭婦不杖與母為長子不杖故又云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也小記又特明童女而杖之一條則其餘童女不杖可知童女既不杖則不杖可知矣禮曰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總麻一日不再食可也小字本一日不再食可也禮記問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士與欲焉則壹不食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五月三月記云期之喪三不食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與此殊者皇氏云齊衰二日不食

謂正服齊衰喪大記三不食當是義服齊衰閒傳小功總麻再

不食謂所以杖竹桐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

杖何慮據御覽五百四十八補正既夕記杖下本父以竹母

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問喪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

母削杖削竹何以爲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陽桐削而用之

加人功文故爲陰也故禮曰直杖竹也削杖桐也

服小記文也孔疏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履四時不改明

子爲父禮申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斬而用之

無所厭殺削殺也削奪其貌不使直也必用桐者明其外雖

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彫落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而

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賈疏云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

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爲父哀痛亦經寒溫而不改故用竹

也爲母杖桐者欲取桐之言同內心同之於父又引喪服變

除云削之使八方者取母象於地故也徐氏乾學讀禮通考

云教引杖元凱說證削杖爲圓愚謂小記言杖大如經之於

形既圓則杖形亦圓可知况桐之言同謂其制同之於父也

何必取天圓地方之說乎按王肅亦有削杖削爲四方之說

又禮記喪服小記云杖大如經記云如要經也褚氏寅亮云

小記兩經字俱指要經
敖氏謂杖如首經非也

右論杖

孝子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

門之外

儀禮喪服傳曰居倚廬又既夕記云居倚廬注云哀

內也此中門即殯宮門蓋寢門也士止倚木爲廬質反古也

二門大門在外寢門在內故爲中門也

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

鄭注既夕記云倚木爲廬在中門

垂撰喪服圖云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牆五尺臥於

地爲楹卽立五椽于上斜倚東墻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

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簾以縷布廬形如偏屋其間容半席

廬間施出楊氏所圖廬舍之制最爲明晰喪服四制云書曰

高宗諒闇鄭注諒古作梁楹謂之梁閣讀如鴉鷄之鶴閣謂

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楹也喪服傳云既虞翦屏柱楹注楹

謂之梁柱楹所納梁閣禮記問傳云父母之喪既虞向北戶卒

楹後乃開西戶以殯哭之位在阼階下西面鄉殯故廬亦西

面鄉殯楹不納明北戶向陰故未柱楹之時北向戶也故喪

大記凡非嫡子者未葬以於意者爲廬注不欲人屬目蓋

廬於東南角則嫡子當廬於其北近顯處以嫡子當應接弔

賓故不於隱者也又見適于庶子皆居廬也程氏瑤田喪
服足徵記云爾雅廬謂之梁又云宋廬謂之梁蓋言屋之上
覆者倚廬者廬倚東壁但一片陂陀垂之西至于地不納明
北戶而已楹也即梁也非如後世以持禮之橫木爲梁也案
爾雅釋宮楹謂之梁而楹亦爲之楹釋宮云楹謂之楹郭注
屋栢也衆經音義引書注云亦楹也說文木部云楹秦名屋
楹聯也齊謂之楹楚謂之侶釋名釋宮室云楹眉也近前若
面之有眉也是楹在前端與門上之楹名同而實異此柱楹
當指檐端之楹謂初喪廬時戶向北以楹去牆五尺臥於地
卒哭以後則柱其臥地之楹而西向開戶不得如程氏之說
以楹爲屋之上覆也不在

故禮間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

中門外東牆下戶北向

間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以下則白虎

通釋倚廬形制文也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
出與間傳文同記又云君爲廬宮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

夫士皆宮之鄭注宮謂圍障之也禮租也練而居聖室無飾
謂不障是父母之喪無貴賤皆居廬也

之室禮記問傳云期而小祥居聖室又喪大記既練居聖室
三面上至屋如於牆下則亦如偏屋以瓦覆之西向戶室施

薦木枕喪服傳云既練舍外寢注舍外寢于中門之外屋下
壘塋爲之不塗塋所謂聖室以聖室在倚廬之南故對言爲

外寢也大祥之後居聖室之室喪大記既祥聖室注云聖室

至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至大祥所居之室既有飾明
至室爲無飾之室也案父母之喪居倚廬既練居至室是其
正耳亦有齊衰居至室者問傳云齊衰之喪居至室亦有新
衰居至室天官宮正云大喪授廬舍注隨倚廬也舍至室也
禮記云朝庭卿大夫居廬士居至室也又曰婦人不居倚廬
爲君並斬衰是士服斬衰而居至室也又曰婦人不居倚廬
禮記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
月者既葬而歸是婦人不居倚廬喪大記文也楊氏圖云婦
人次於西廊下是也禮記曰童又曰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
子不廬則並亦不居至室矣又曰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
卿大夫三日而成服蓋逸禮文也儀禮記喪禮既殯三日成
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是殯之後乃成服案禮記王制云
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成服大夫三日成服也以士喪
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三日成服也
禮考之則士亦三日成服此不言者文不具耳
居外門內
東壁下爲廬疏御覽五百四十八引作居門外東壁爲廬喪服
孟于滕文公云五月居廬注居
倚廬於中門之內卽外門內也寢苦枕塊哭無時不脫經帶
儀禮喪服傳斬衰寢苦枕塊哭晝夜無時飲粥寢不脫經帶
又既夕記云寢苦枕塊注苦編橐塊也又云不脫經帶注
云哀戚不在於安又云哭晝夜無時又注云哀至則哭必非
朝夕問喪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

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按編纂者

葉卽草也謂編草為苦故左傳釋文云苦編草也爾雅釋言

塊塤也郭注土塊也說文土部云土塊也或作塊則出

為正字塊為或體左傳釋文引王檢云夏枕出冬枕草既虞

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鄭氏三禮目錄云虞

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檀弓云葬日虞不忍

一日離也土虞禮既葬日中而虞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

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又公羊傳云天子九虞諸侯七

虞大夫五虞士三虞既虞當謂九虞七虞五虞三虞三虞後

也寢有席對初居喪時寢苦枕塊言也喪服傳云即虞寢有

席間傳謂既練之後始寢有席微異徐氏乾學讀禮通攷間

傳此條寢有席句原在苧翦不納之下而記者脫誤致疏食

水飲對未虞時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言也喪服傳既虞食疏

食水飲喪大記云既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熊氏云既葬哀

殺可以蔬食不復用溢米也程瑤田喪服足徵記謂蔬食稷

食也不食稻粱黍也案疏粗也論語飯飯疏食飲水孟子舜之

飯糗茹草注草粗也不必專指稷食朝一哭夕一哭對虞時

之哭無時也喪服傳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是也既練舍外寢居

室始食菜果反素

食哭無時亦居也古者宮室之制正寢亦曰外寢禮記玉藻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是也謂中門外之寢爾記又云始

食菜果以喪大記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故也記又

云飯素食哭無時鄭注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故食也顏師古

匡謬正俗說素食謂但食菜果糗餌之屬無酒肉也據禮家

變節漸為降殺安得練時便復平生之食以難鄭也此亦只素食

就飯而言並未包有酒肉何得據以難鄭也此亦只素食

即鄭氏所謂復故食也哭無時者與未虞之哭不同彼之二

哭無時謂晝夜無時哭此則或十日或五日息慙則哭也二

十五日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喪大記祥而食肉始食肉者

酒問傳父母之喪又期而大祥有醴醬中月而禫而飲醴

酒微有不同喪大記疏引庾蔚之云蓋記者所闕之異於練

既可食菜果則可以食醴醬矣大祥**二十七**而禫通祭宗

廟去喪之殺也喪大記云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是月是禫

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也亦不待踰月喪大記疏引熊安生

日不當四時祭月則待踰月也是通諸祭宗廟之義也案祥

禫之月先儒不同鄭氏以二月五月為大祥禫與大祥間一
月自喪至終凡二十七個月而為禫二六月作樂又
載王肅注禮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月作樂又
引王肅聖證論難鄭云若以二十七禫其歲末遭喪則出
入四年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春秋文二年公子遂
如齊納幣距僖公之卒已二十六月公羊何以猶譏其喪娶
又禮記云父在為母為妻十三月祥十五月禫尚禫禫異月
豈有三年之喪而祥禫同月乎且禮云中月而禫與學記之

中年同耳不得遽如月中而禫說也檀弓疏引喪服變除云
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白虎通用戴德禮之義鄭云大
儒又依戴氏班氏之說者
也禫文作導導禫雙聲也

右論倚廬

喪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不言而事成
者國君卿大夫杖而謝賓財少恃方面垢作身不言而事具
者故號哭盡情禮記問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
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良
之發於言語者也喪服四制同通典引陳鏗問喪服四制曰
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引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案
坊記高宗三年不言其維不言言乃謹者此則有言也又喪
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
言家事者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者士句云言而
後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大夫士也孝經說言不文指士民
也義似不同引之何明越商答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
而事成者家宰有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于臣下須言而
辨爲可謂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所包者
廣孝經云士民注引之者欲徵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案
喪大記云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又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
事不信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然則未葬與既葬有

別夫葬之前雖王事國事亦不言也若然既言吾言王事不言國事則但指諸侯言之耳不包天子矣孔氏喪大記疏云志在悲哀若非喪事口不敢言是喪禮不言者爲思慕盡情之意也雜記下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室室之中不與人坐焉者疏云謂大夫士言而後事行者故得言已事不得語說也然則大夫士不能不言而事其故必言但不語耳則間傳云斬衰唯而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制云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與此大同鄭注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是也

右論喪禮不言

喪有病得飲酒食肉何所以輔人生已重先祖遺支體也

禮記檀弓

云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味也又曲禮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注爲其廢喪事又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亦謂不可毀而滅性故檀弓下云毀不危身爲無後也注謂憔悴將滅性是也又喪服四制云老病不止酒肉又雜記下云喪食雖惡必充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又云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注毀而死是不重親是以斬衰亦止三日不食亦爲其滅性

也襄三十一年左傳故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身有

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禮記雜記又云孔子曰身有瘍則

瘡為病君子弗為也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

肉禮記亦云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又荀子

補又曰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

怒不至詈琴瑟不御鄭彼注云憂不在樂憂不在味憂在心

因居喪并及侍疾飲酒食肉亦所輔病但不得變味會子問

變貌耳故曲禮又云疾止復故明亦所以守身也

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

不亦虛乎被注云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禮檀弓曰

曾子有民之喪弔子張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

禮記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

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注于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

若凡弔又禮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于士如有

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注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

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又云練則弔注父在為母
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五屬之親有服
者雖居重喪皆得服其服而往朋友雖不在正服中然弔服
加麻則亦有微服故得以重服弔之也鄭孔以此節為記會
子失禮之事

說與此異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祭乎孔子曰斬衰已下

與祭禮也此謂君喪然也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

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于昆弟
大功以下者然則天子諸侯則命其臣下奠之禮臣為君斬故
主人不親奠也天子諸侯之喪祭嗣君不奠也若大夫辟正君不
會子問云天子諸侯之喪祭嗣君不奠也若大夫辟正君不
敢用臣下奠故取昆弟齊衰之服者奠會子問云大夫齊衰
者奠是也若親屬之喪則不得與祭故會子問又云孔子曰
總不祭又何助于人雜記又云小功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
總執事不與于禮注禮饋奠也是也

哭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周公伯禽

則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亦會子

公羊宣元年傳已練可以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

禮也注此說時衰正失非禮所當然又云禮父母之喪三年
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
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

不奪人之親亦不奪親也案檀弓云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謂既練或時有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又禮運三年之喪期不使然則三年之內不服王事經禮也期練之後時有兵革為人臣者不顧私恩權禮也檀弓禮運公羊所云是也若卒哭後時有急難則當以國體為重故亦得服金革之事曾子問所記伯禽事及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是也桓十二年三月葬衛宣公公羊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是人君居喪得從服金革也若僖三十三年公羊傳或曰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是晉襄強大之國與衛迫於齊宋者異而墨經從戎故春秋責其不子即孔子所云從其利者吾不知也者是也曾子問注伯禽周公子封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史記魯世家云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盼作盼誓又云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王命與師作大誥是則伯禽伐淮夷在管蔡以殷畔之時故孔疏以為伯禽居母喪也但在為母期而曾子問明言三年之喪下引伯禽事以為據且伯禽封魯據洛誥命公後之文當在七年歸政之後漢東夷傳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戎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然則淮徐之戎屢服屢叛蓋踐奄時周公

平之周公薨後徐戎又與故伯禽衰經征之至
康王時又叛宣王時則又叛江漢所云是也

右論變禮

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泆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

而弔非禮也

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檀弓婦人

姜氏會齊侯於註是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雜記

無外事外則近注是也而奔喪也而如古通又云夫人

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注奔喪也而如古通又云夫人

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謂夫人行

道車服主國致禮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公羊注奔父母之

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故以致起得禮也是

則諸侯夫人既在夫家終身不反唯奔父母喪乃可越竟春

秋善其得禮故致之莊二年公羊注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

也繁露玉英篇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奔

喪父母變禮也案通典引射慈喪服變除云徐整問曰婦人

為君之服周則諸侯夫人亦為天子服此也其聞喪之議衣

麻之數哭泣之位變除之節知周制將復有異也射慈管日

其圻內諸侯夫人有助祭之禮則始喪之時悉當到京師復

當還耳其圻外諸侯間喪則當於路寢庭發喪夫人當堂上

也變除之節皆如周服之制然則婦人出弔更有圻禮妻為

內諸侯夫人為天子一節知亦君與夫人俱往也

父母服夫亦當服

禮大傳云六日從服注若夫為妻之父母喪服總麻章妻之父母傳何以總從服也

齊衰期章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妻為其父母期夫從服總

以外親之服不過總麻亦從重而輕者也小記云世子不降

妻之父母注世子天子諸侯之嫡子然則庶子則不為妻之

父母服故服問云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注

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是也大夫之庶

子蓋大夫在則不為妻之父母服大夫卒則恩得伸如邦人

也引此以明上君與夫人俱往之義也然則諸侯雖絕總其妻之父母與已尊同者亦不絕與

右論婦人不出境弔

有不弔三何為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乃全身今乃畏

厭溺死用為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

定五年

注引春秋設云禮有不弔者三兵

畏者兵死也

此文鄭氏禮注

死厭死溺死檀弓注為輕身也

畏者人或以非罪攻已不能乘橋船通典引盧注云畏

匡是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橋船通典引盧注云畏

者兵刃所殺也是盧鄭之義並根據班氏也通典引王肅聖

禮論以犯法獄死謂之畏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若如所難則

欲異乎鄭實乖舊義案鄭氏亦止就不能全身自守如輕冒

白刃戰陳無勇者言至于死于王事以身赴難又不得同之
三不弔矣其服制先儒等之三殤則較常服降一等小功殤
五月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
之長殤通典引馬注禮言殤者關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
又總麻章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通典引馬注禮三十乃娶而
夫之姊殤者關有畏厭溺者鄭氏於殤小功注大夫為昆弟
之長殤小功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大夫無殤服也
然則尊同者不降矣五十命為大夫禮之常其或少時有才
德命為大夫而死在殤年亦不以殤服服之矣故大功章無
大夫為昆弟之長殤之服也鄭氏此微破馬君舊說而於總
麻章則從而不駁馬氏深於禮說多源於高堂生故鄭氏以
有先師說在不重駁也殤者傷也畏厭溺雖屬有罪亦覺可
傷故同之夭折者降一等見其可傷也然先儒多以馬說
為然通典引陳銓曰夫未二十而娶故有姊殤然矣夫雖未
二十則成人死殤之蓋以為違禮早娶者制非施畏厭溺也
徐整問射慈云古者三十而娶何緣當服得夫之姊殤服經
文特為士作若說國君皆別言君若公慈答曰三十而娶禮
之常例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年雖幼未滿三十自得少
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
事與子則宜有主矣按早娶之義射說尤精也夫無服者不
弔明其有罪也若如王氏之說則非罪致刑者尚不至於不
弔有罪致殤者又不止於不弔也以罪而死有絕服之義也

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

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口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
通典引劉智釋疑云問曰骨肉昆弟以罪惡徒流死者者侯
有服否答曰凡以罪惡徒者絕之國君於兄弟有罪者亦絕
也今曾子問亦無此語食不得下闕一字周禮家人凡死于
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則曲禮之死
寇曰兵者卽家人所云
凡有功者居前是也

右論三不弔

弟子爲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
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服入則經出則否也
禮記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
年是弟子爲師服也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義具上鄉
射篇晉書禮志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
人心喪三年是則懷三年之喪而無齊衰之制也蓋晉時新
禮弟子或爲師齊衰故仲洽有所論也案檀弓又云二三子
皆經而出鄭注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
出則變服故喪服記朋友麻鄭云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
恩相爲服總之經帶也師友義同故鄭知弔服加麻其異者
朋友出經入否檀弓所云羣居則經出則否注羣謂七十二
弟子相謂朋友服是也爲師則雖出行猶經所以尊師也今

此謂入則經出則否誤矣孔叢子記義篇云聞諸老聃昔者
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同察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
死四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是朋友亦有
服也至其除服之限通典引鄭稱答曹弁敏說云凡弔服皆
加麻者三月除之師朋友嫂叔族姊妹嫁者皆弔服加麻
者禮疏引禮論云爲師及朋友皆既葬除之以土三月而葬
也檀弓云師吾哭諸寢奔喪又云哭諸廟門外異者禮疏引
鄭答趙商以檀弓爲殷禮通典引徐邈答范甯亦以爲殷周
禮異也御覽尊作竭無隆字檀弓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

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也鄭彼注云無服不爲

引賀循云無服謂無正喪之服者也師無君父之名而兼君
父之義制重服則未冥造顯榮之功制輕服則忘無犯無隱
之義故喪服制朋友之服而不爲師制服但心喪三年也

右論弟子爲師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
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
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

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

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

夕否

並曾子問文此段舊多譌脫盧氏悉依本書訂正

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

者何屈已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

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尙奔

不得必以其時葬也

此今文春秋說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雖有父母之喪未

梯而行大鴻臚賈生說諸侯踰年卽位乃奔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于者未加其禮諸侯亦不得供

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

計天子未加禮于我亦報之不加禮也賈生之說非也鄭駁之云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

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于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制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

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于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

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則鄭氏用賈生說也定元年穀梁傳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

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入可也魯人曰吾君也
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君至尊也
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况未殯而臨諸臣乎則穀梁說自
以嗣子葬後始得奔喪也故通典引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
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
者制禮緣人心爲之節文孝子之思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
也劉氏習穀梁春秋故也所引春秋傳者隱三年公羊傳文
尙奔宜爲當奔之誤案服問云世子不爲天子服謂君在之
世子也父沒卽稱子某自不得援爲世子不爲天子服謂君在之
云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
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又云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
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彼所記雖諸侯大夫之禮然君
父之義臣子之情上下一也大夫於諸侯薨既不敢以私喪
廢公而謂諸侯于天子得晏然侯踰年後乎諸侯既歿以嗣
子言之則父以天子言之則固臣也其視大夫之不世更殊
矣然則嗣君于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而聞天子崩者自宜遂
事而後改服括髮而往則凡未**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
喪非君命不反者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
喪徐行不反公羊宣八年傳文也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
禮云若有私喪則哭於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眾介先衰而
從之注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

主國凶服千君之吉使故繁露精華篇云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又禮記奔喪云若未得行則成服而行注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又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注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不呼爲位是也

之義也公羊僖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于之惡又二十八

年陳侯欸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強會其孤故深爲恥之是則諸侯有大喪朝會之事皆不得與故雖朝京師聞私喪得反也大夫出疆本有君命故必君命乃反諸侯朝天子進退出自諸侯故宋子會葵邱陳子會溫當喪出會王事春秋不書二

國之葬以爲桓文諱諱之正所以刺之也

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曲禮曰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禮記曲禮云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注此皆凶服按苞屨者齊衰扱衽者斬衰厭冠者總小功之冠也又云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注此謂喪在內不得不入當先告君耳又服問云唯公門稅齊衰注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經衰屨皆得入杖齊衰則屨不得入其大

功經又不得入其小功冠又不得入皆所以奠朝廷故不得入也論語見述而篇所引周官今無此語惟閩人云凶服凶器不入宮注凶服衰

經凶器明器之屬臣下有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故春秋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

宣元年公羊傳文注重奪孝子之恩也說苑修文篇古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蓋鐵論未通篇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君子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親之喪乎繁露竹林篇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後漢陳忠傳臣聞之孝始於事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夫父母之於子同氣異息三年乃免于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故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亦用今春秋說也若然曾子問喪大記並言卒哭服金革之事者自然變禮也門內之治恩掩義故三年不呼其門外之治義掩恩故卒哭而服金革之事是以唐會要引虞潭殷仲堪云既葬公除廢祭者非也故其時公除者則行公除祭蓋大夫不敢以家事辭王事也師凌氏嗜禮論駁之云公除者庾蔚之所云公家除其喪服以從公家之吉事也此衰世之事當時禮官不通春秋之旨而妄引以斷禮者非公羊不以家事辭王事自指人臣受命出疆而聞喪者非平居無事可比今服制未終即公除而行公祭是吉凶相干也徐藻乃云外喪公除雖停殯可吉祭不待葬

而公除宜為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恩也自此至

庚氏所斥矣皆通典禮三十所引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並廢

朝禮記會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

右論私喪公事重輕

聞喪哭而後行何盡哀舒憤然後行釋奔喪記文也奔喪云奔

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注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望國境

則哭過市朝則否君子自抑小人勉以及禮奔喪云過國至

注感此念親又云哭辟市朝注為驚眾也又見星則止日行

百里惻怛之心但欲見尸柩汲汲故禮奔喪記曰以哭答使

者盡哀問故遂行曾子曰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奔喪百

里奔喪云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注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

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又荀既除喪乃歸哭於墓

何明死復不可見痛傷之至也謂喪不得追服者也哭於墓而已故禮奔喪記曰之墓西向哭止此謂遠出歸後葬喪服

以禮除

奔喪云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注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以墓北

首主人故西面哭也奔喪又云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于家不哭奔喪記又云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位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是不及殯亦先哭於墓也惟除喪後者於墓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不及殯者哭墓後歸入門左仍袒括髮成踊東即位也盧云傷之至也此下似有脫文小字本元本復字俱作者字

右論奔喪

曾子與客立於門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檀弓記曰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外所知吾哭諸野

並檀弓記文也奔喪記曰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

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微異彼注引逸奔喪禮又云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熊氏云檀弓所云殷禮也此所云周法也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慈母繼母之黨孔疏又云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並皆以意調停無實據也沈氏又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已者哭之寢義亦得通

右論哭位

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尙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義具上封公侯篇

右論周公以王禮葬

崩薨

書曰成王崩

顧命文也彼云乙丑王崩釋文馬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周禮司凡筵注天府注先鄭旨引

作成王崩是今文古文皆有成字也成王太子生號死而因以
爲謚故酒誥至若曰諸本作成王若曰書疏引歐陽大小夏
侯云王年長骨節成立釋文引馬註言成王者未聞也吾以
爲後錄書加之又注云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
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就成就人之道
也魯世家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周公不利于成王書
疏云鄭書注亦云成王言成道之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死
王爲孔於二篇皆刪去成字非也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死
生也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公羊隱三年傳諸侯曰薨
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注皆所以別尊卑也此亦宜具述諸
侯以下之稱禮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于鄰
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崩故書卒以下
魯也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赴于鄰國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
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國謹案禮士虞云尸服卒者之上服
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終也是終沒之詞鄭駁之云案雜
記上云君薨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壽考曰卒短
折曰不祿今君薨而言不祿者言臣子之於君父雖有考終
眉壽猶若其斷折然若君薨而赴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
哀惜之心非君子之詞鄰國來赴書以卒卒者言無老幼皆終
成人之吉所以相尊敬然則亦用公羊說也故隱三年宋公
和卒公羊注不言薨者死當有主文聖人之爲文詞遜順不
可言薨故取外言卒所以褒內也然則公羊自以諸侯當稱
薨大夫當稱卒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故外諸侯降同大夫

也通典引石渠禮論聞人通漢問曰記曰君大夫赴于他國

曰不祿既葬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

不祿既葬曰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

聖曰尸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

也聞人通漢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詞也孝

子諱死曰卒以越絕書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

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當此之

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攻強者為君南夷與北

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綫於是孔子作春秋據魯以王故諸侯

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諱也崩薨卒死之別諸家皆無異

說但說春秋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為言慟然伏僵天下撫

者為異耳

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盧云此似緯書之文慟字不

見字書引梁處素云說文山

部崩古從阜作崩集韻亦作崩疑慟乃崩之誤案釋名釋喪

制云天子曰崩崩壞之形也崩踴聲也御覽引說題詞云天

子曰崩崩之為言殞也通

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言奄也奄

典引作慟然僵天下也

然亡也國失陽以上盧云此亦似緯文廣雅釋古薨亡也釋

詞諸侯稱薨薨之

大夫曰卒精耀終也卒之為言終於國也

卒說文作粹衣部卒人給事者曰卒古以染衣題識故從衣

一殂部云粹大夫死曰粹今皆假借作卒說題詞大夫曰卒

情輝終卒卒之
言絕絕於那也
士曰不祿不終君之祿祿之言消也身消名

彰下祿字上脫一不字曲禮注不祿不終其祿釋名釋喪制
之言消名章也舊本作失其忠

節不忠終君之祿文甚誘外庶人曰死魂魄去亡死之爲

言漸精氣窮也制人始氣絕曰死死漸也精神漸盡釋名釋喪

小人曰死注死之言漸也說題詞庶人曰死魂魄去崩葬紀

心死之爲言精爽窮也通典引此去亡亦作去心崩葬紀

於國何以爲有尊卑之禮諡號之制卽有矣通典引通義云

日從周何以言之尙書放勳乃殂落殂曰陟方乃死武王以

前未稱崩葬也至成王大平乃制崩葬之義尙書王翌日乙

丑王崩是禮始於皇帝至舜堯而備易言沒者據遠也書言

也與此異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僭痛之舜見終各一也舊本沒誘遂

易繫詞傳庖犧氏注虞注沒終又下云神農氏歿蓋皆據遠
詞也堯典帝乃殂落說文步部殂往死也虞書曰助乃殂許
所稱者尙書則此蓋尙書說也繁露煖煥孰多篇御覽
引通義皆引作放勳乃殂落蓋今文書說也師古注王莽傳
引虞書放勳乃殂則唐所據之書
尙有無落字者爾雅釋詁殂落也

右論崩薨異稱

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可復得見

也荀子禮論篇貳之則喪也注喪亡也淮南本經訓人之心有夏喪則悲注喪亡也說文哭部喪亡也從哭從亡不

直言死稱喪者何爲孝子之心不忍言也鄭氏喪服目錄云不忍言死而言喪

也以喪是弃亡之詞若全存于此而亡棄于彼也喪者逃亡

之詞春秋昭公出居曰喪人其何稱謂亡人也以死者精神

漸盡名孝子不忍言父母者精神盡故諱入字尚書曰武王既喪

喪禮經曰死於適室知據死者稱喪也書金縢禮士喪禮文

既葬謂除喪服鄭氏以文王崩之明年生或王武王崩時成

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朋年將踐阼周公欲代

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故以既喪爲除喪服案

詩疏引書傳云周公居攝一年故亂二年克殷三年克奄四
年建侯于衛又引畧說云天子十八日孟侯以此推之攝政
時王年十四居東時王年十二十三在喪時王年十一十二
是鄭氏據今文書說也此引尚書武王既喪證人死稱喪之
意則讀喪爲喪亡之喪案通典引譙周然否論古文尚書說
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王以壬午居東
癸未歲反然則古文以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歲羣叔卽流

言周公卽東征又史記本紀說金縢武王既喪作其後武王既崩史公多從安國問故則此亦用古尚書說也舊本禮經誘作終於誘爲生者哀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文見禮喪服經喪親章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

右論天子至庶人皆言喪

天子崩赴告諸侯者何緣臣子喪君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語人者也語人文選作諸侯諸侯欲聞之又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故禮曰天子崩遣使者赴告諸侯穀梁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聘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卽供喪事之義也

右論天子赴告諸侯

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無不欲觀君父之棺柩

盡悲哀者也

今文春秋說也禮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喪赴

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縗而行事葬畢

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謹案

易下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

姓于里外猶奔喪親也容說爲近禮鄭駁之云天子爲諸

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魯夫人成風薨王

使榮叔歸含且顛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成

如京師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魯于

天于亦大夫會葬爲不得禮可知通典引鄭駁又云左傳鄭

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

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會葬之明

文說左傳者云諸侯不得奔喪棄其所守自違其傳同姓雖

在千里外奔喪又與禮乖是則今古文春秋皆以天子崩諸

侯悉奔喪也案願命成王之喪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

甸男衛非千里外諸侯奔喪之明證乎禮記檀弓曰唯天子

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

于朝親來時非異姓奔喪之證乎左傳隱元年亦云天子七

月而葬同執畢至知左氏亦不專主于里內也惟杜預釋例

云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

竟而奔修服於其國卿其弔葬之禮既葬卒哭而除預此議

不特諸侯不奔喪爲悖本經之旨即其既葬而除之邪說亦

與聖經喪服顯謬矣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當天子喪而行

郊禮當天子喪而受與國之朝聘當天子喪而修禮於他國
春秋皆特書以誌貶諸儒論之甚嚴此諸侯爲天子奔喪制
服之舊制也杜氏獨云諸侯可以修服于其國必不然矣又爲天子守蕃不可頓空矣故

分爲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喪奉
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
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

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有得中疑宜爲殯中通典引通

義云凡奔喪者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葬有會者親
即此分爲三部也有號有字舊說也虛從趙改

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隱三年尹氏卒公羊傳天王崩諸

尹氏主僨會葬諸侯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

襄王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

不自往是天子崩宜諸侯會葬也童子諸侯不朝而來奔

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少也亦因喪質無般旋之
禮但盡悲哀而已通典禮載皇子廣陵王年十一孫爲祖服

諸侯爲天子今廣陵王列土建國古之諸侯宜
從臣制是童子諸侯既持斬服亦宜奔喪明矣

右論諸侯奔大喪

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贈之禮

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不告今文春秋說也

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又八年葬蔡宣公傳卒何以名而葬

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

君臣之正義言也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從

蔡臣子詞稱公又云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注

赴天子也緣天子哀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

告也是臣死告君之義也禮記雜記云凡赴於君曰君之臣

某死注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公羊隱三年注記

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也又士喪禮乃

赴于君主人西階東面命赴者拜送注赴告也臣君之股肱

耳日死當有恩疏檀弓父兄命赴者是大夫以上士則主人

親命之尊卑禮異也是諸侯至是皆有赴君之禮也禮疏引

鄭釋廢疾云天子於諸侯合之賻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

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之賻之天子於二王

後舍爲先禭則次之賻爲後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也

故隱元年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賻公羊傳賻有何

喪事有賻賻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日賻貨財日賻衣被日

禮注賄覆也賄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稱也夫句舊作禮也誤盧依公羊傳改正

右論臣赴于君

諸侯薨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

禮記雜記云君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

告於執事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稱薨赴告鄰國亦稱薨經書卒者春秋王魯故稱卒以下魯也左氏說諸侯薨稱名則書明稱卒卒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案如禮文則赴於鄰國稱不祿至稱薨稱卒自是史策之詞非赴告之稱也禮疏引異義又云公羊說諸侯之喪遣大夫弔君會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伯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謹案周禮無會葬事知不相會葬从左氏義鄭駁無考文六年公子遂如晉注刺公葬不自行定十五年邾婁子奔喪傳非禮也注禮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此公羊之義以諸侯有會葬事案左傳于衛侯來會葬亦無議文蓋同姓同盟則會葬政左氏隱元年云同盟至也若列土封疆輕棄所守數外適鄰國似非藩屏之正雜記諸侯相弔之禮云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某使含又禭者曰寡君使某禭上介賄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賄是諸侯相於含為先禭次之賄為後天子于二王後同僖二十四年春秋傳曰桓母喪告左傳宋於周為客天子有喪拜焉故也

春秋傳曰桓母喪告

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鄰國明矣

公羊隱元年傳文也

禮疏引異義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送葬左氏說士弔士會葬文襄之伯士弔大夫會葬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鄭駁之云案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因時會弔主於相哀問畧於相尊敬故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禮記雜記父母妻長子死日君之臣某之某死注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然則夫人之喪尙告於天子其告鄰國明矣故秦人得歸成風之襚也

右論諸侯赴鄰國

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

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賄譏不及事隱元年公

彼云桓未立則諸侯曷爲來賄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注經言王者賄赴告王者可知雜記父母妻長子死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是赴告天子之文也文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賄公羊注不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含也以此言則天子於諸侯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况侯無含鄰國則含賄祿兼有矣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况於夫人乎公羊隱元年傳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以仲子何以貴母貴也注據桓母右滕春秋之制

石尊於左故仲子爲魯惠公之貴妾也

右論諸侯夫人告天子

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者何諸侯以瑞珪爲信今死矣嗣

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故禮曰

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通典引異義左氏說諸侯踰年

薨以所受圭璧還於天子嗣君卽位天子賜以命圭是則諸侯

韓侯受命是也推讓之義者示新君卽位不敢必得所以專

其權於天子也御覽八百六引云諸侯薨使臣

歸瑞圭於天子推讓之義也正節引此文也

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但發中哀痛之至也通典魏大司馬

舉哀表云在禮大臣之喪天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曹真薨王肅爲

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廷哭焉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周

穀梁定元年傳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

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文九年夫人風氏薨王使榮叔歸

含且贈又云毛伯來會葬三傳皆無讖文知宜使大夫弔也

杜預春秋釋例大夫卒篇云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

其大斂小斂慎終歸厚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

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嗚呼哀哉

天王使臣某弔

之今權弓作爵弁經紉衣注服士之祭服以哭

不加于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聞有弁經因云之耳周禮王

弔諸侯弁經其圻外諸侯人為王朝之臣或外臣入覲而薨于

以爵弁服天子則弔服加麻服弁經總衰也此引檀弓記正無

王圻者天子則弔服加麻服弁經總衰也此引檀弓記正無

經字知鄭說非無本也天子于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皆弁

經故司經云其首服皆弁經在成服後之弔服也諸侯惟于

大夫弁經于士皮弁服問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

當事則弁經注不當事則皮弁疏云若于士雖當事以辟天子

弁故士喪禮君視大飲注皮弁服喪是也蓋所以辟天子

也服問又云大夫相為亦然則大夫相於亦當事弁經不

喪事則皮弁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是也士相於亦然

注士以總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是也君為士則疑衰喪

錫衰文王世子注云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是也大

夫于士則皮弁服問疏大夫于士雖當事亦皮弁是也

若未成服之前則不服衰喪大有朋友之恩者及兩大夫相為

襲裘也疏云若士大夫斂之時有朋友之恩者及兩大夫相為

并君于大夫皆皮弁服襲裘加弁經也

大夫于士無朋友之恩難當事亦皮弁也

服之後往則錫衰明未成服往則皮弁服也

又雜記大夫與

殯亦弁經疏君于士大夫士相於無朋友恩者視大斂則亦皮弁服襲裘無弁經是也盧云純當作紼又曰疑是或曰遣大夫卽使有司哭之義若以遣大夫弔爲句則弔詞並不見於檀弓又案通典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皆謂致命詞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詞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于生者也傷詞未聞說者有弔詞云云卽指此其嗚乎哀哉亦作如何不淑誤也無下句案御覽五百六十一亦無下句臣字誤衍

右論天子弔諸侯

臣子死君往弔之何親與之其治民恩深義重厚欲躬見之

禮周

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請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注君爲臣服弔服通典引後漢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於門外又拜送於門外大夫弔不迎於門外又引戴德變除云君弔於卿大夫錫衰以居不聽樂弔於士皆服弁經疑衰君弔臣疑衰素弁加經明日主人衰經拜謝於朝君若使人弔其服疑衰素冠皆君弔之制也若於士旣殯而往弔加恩則大斂而往喪大斂而往弔旣殯而往爲之錫大斂焉夫人於士妻同大夫則大斂而往故公羊昭十五年大記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是也夫羊昭十五年妻同若卿則小斂而往未葬也是也夫人於卿妻同則天子於王朝之臣亦然也故御覽引射慈喪服圖曰天王弔三公及三

孤弁經錫衰帶六卿則弁經錫衰帶大夫弁經疑衰帶士弁經緹衰帶圻內諸侯弁經緹衰也故禮雜記曰

君弔臣主人待於門外見馬首不哭賓至主人先入君升自

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庭從哭禮記喪大記云大夫士既殯

殷奠之禮侯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

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墻南面君即位於阼若

使人則必以其爵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

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注使人弔則迎之君至則待于門外君

喪不迎賓唯君弔及君使人弔則迎之君至則待于門外君

使則于寢門外為異也又云弔者入自西階東面主人進

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或曰大夫疾君問之無數士

成踊亦與君升自階阼為異也大夫疾君問之無數士

疾一問之而已禮記禮運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
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土一問一臨禮記喪大記云君於大夫
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與荀子
說同又雜記下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孔氏云
謂有帥保之恩故問之無算則此與雜記謂有恩舊者之大
夫同荀子喪大記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比殯
自謂尋常大夫也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比殯
不舉樂食肉此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又

引賀循云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除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衰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春秋元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論語

曰羔裘元冠不以弔

論語鄉黨文集解引孔注喪主素吉主

者有哀素之心焉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元冠吉服故不以臨

凶事也案元冠不以弔據大斂後言也喪大記君大夫士小

斂之節云弔者襲裘加武注始死弔朝服元端之服也皮弁經

御覽引賀循裘服要記云始死弔朝服元端之服也皮弁經

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而入即襲朝服之裘而加經于

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即襲朝服之裘而加經于

冠也孔疏謂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與經又掩其

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也大斂以後則弁經雜記大夫之掩其

皮弁士喪禮君若殯亦弁經孔疏此謂未成服之前是也或

服襲裘是也其服則皆皮弁服也若成服以後則衰麻喪服

記朋友麻注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當事則弁經

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其士以總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

其弁經皮弁之時則如鄉大夫是也若然檀弓言始死羔裘

元冠易之而已者彼自指主人之服故注云養疾者朝服蓋

士養疾朝服親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養疾者朝服蓋

富斂之時而至則并經服皮弁之服以襲裘也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經而加錫衰也大夫與士有朋友之恩乃得并經耳

右論君弔臣

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

禮記喪大記小斂主人即位於戶內注士

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大夫以下

以往日數天子諸侯以來日數通三日小斂也

屬纊於口上以俟絕氣二日之時尙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

不返終不可奈何故禮士喪經曰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

以俟絕氣

喪大記云疾病屬纊以俟絕氣注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侯又云廢牀注人始生在

地也牀廣其生氣是皆尙冀其生之意也所引見

禮曰天子既夕記既夕本土喪之下篇此經當記之誤也

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屬纊於口者孝子欲生其

親也

所引禮曰或逸禮語禮記問喪云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慙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

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

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以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按定元年公羊注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惟所說天子禮與此異耳

人死必沐浴於

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飯

啗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

墓所以卽遠也奪孝子之恩以漸也

今檀弓無死於牖下二語禮記喪大記云管人

汲不說縮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入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柶浴用絺衣拒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案疾時處北牖下喪大記云寢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死則遷之當南牖下有牀在既夕記所云設牀第當牖下是也死則遷之當南牖下有牀在既夕記所小斂乃遷於戶內士喪禮云布席於戶內下莞上簟注有司布斂席是也其實戶內隔下同爲中霤之地記者欲推言自近及遠之義故以小斂爲在戶內浴戶爲在中霤也大斂則於阼階上既夕記大斂於阼注未忍便離主人位是也殯則於西階上士喪禮掘堊見在注堊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檀弓周人殯於西階上則猶賓之是又隣主位客之也至祖時則於庭既夕禮啟殯之後柩遷於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注是時柩北首蓋將葬時朝於祖故柩北首徹奠後乃設遷祖之奠至日昃乃御下載於階間

乘屬車士喪注所云柩車在三分庭之北是也徹去遷祖之
奠乃遷柩嚮外爲行時既夕禮云乃祖婦人降卽位於階間
是也未祖時在兩楹間既祖則遷於庭是又由上而下也葬
則於墓既夕記云柩至於壙卒窆而歸是也皆由近而遠
之意子游以負夏之人既奠徹之後復推是也所以有飯哈何緣
柩而反之故歷舉殯斂祖葬之制曉之也

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哈

禮記檀弓云飯用米貝不忍虛

也御覽引說題詞云口實曰哈

緣生象實孝子不忍虛其欲注不忍虛故實其口儀禮士喪
禮主人出洗貝執以入宰洗柩建於木執以從商祝執巾從
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於尸西主人由足西牀

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於貝北宰從立於牀西在右主人左
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

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也

公羊文九年云

且賄注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穀梁疏引禮
稽命徵同說苑修文篇天子含以珠諸侯玉大夫以璣士以

貝檀弓疏引稽命徵則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
合以璧鄒大夫士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

戴禮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
貝彼諸侯言飯不言含蓋蒙上含以玉也其實玉與璧同耳
案周禮典瑞共飯玉含玉是天子飯用玉檀弓云飯用米貝
又士喪禮洗貝執以入是士以貝也此以大夫用璧則與公

羊注合以諸侯用珠則又與禮緯同典瑞士喪禮自是周法
禮緯所云或異代之制禮記雜記又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
大夫五士三注此蓋夏時制是也若周制則諸侯宜用璧齊
記云含者執璧是也大夫當以珠左傳成十七年公孫嬰齊
夢贈瓊瑰注食珠玉含象則大夫或用珠也璧舊作米梁處
素云米非珠寶物檀弓下正義云飯用沐米天子黍諸侯梁
大夫稷天子之士梁諸侯之士稻此何獨大夫以
米正義引公羊注碧作璧御覽亦同故定作璧也

右論含斂

贈襚者何謂也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

廣雅釋詁云贈稱也御覽引說題詞云玩

好曰贈決其意也贈之爲稱也說文貝部贈玩好曰贈襚之爲言

相送也从貝會聲荀子大畧篇引傳曰玩好曰贈襚之爲言

遺也衣被曰襚廣雅釋詁云襚遺也儀禮士喪禮君使人襚

說文衣部襚衣死人也從衣遂聲春秋傳曰楚使公親襚詩碩人說於農郊芟衣服曰襚今俗語猶然

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御覽引說題詞云知死者贈既

夕禮同公羊隱元年注荀子賻贈者何謂也賻者助也御覽引

大畧篇並云知死者贈襚賻者何謂也賻者助也御覽引

云賄之爲言覆也

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詞曰知生則賄

四字舊脫盧補賄公羊隱元年注知生者賄賄又云皆助生送死之禮說題

貨財曰賄車馬曰賄荀子大畧篇公羊隱元年注說題詞並有其文

右論贈襚賄賄

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何事有大小所供者不等故王

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卿大夫三日而殯王制注云

尊者舒卑者速案殯之日數與葬之月數皆相當左傳隱元年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禮疏引何氏膏肓云士禮三月而葬會左氏踰月於義爲短鄭箴之云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而實不同士之三月即大夫之踰月也則鄭以大夫與天子諸侯皆數往日白虎通於上小斂日數以大夫士皆以往日數以大夫士同制則此當亦以大夫士同三日而殯也

右論殯日

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何

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檀弓記曰夏后氏殯于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公羊莊公四年注云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人殯於西階上賓之也說文少部殯下云从少从賓亦取賓之意也

右論三代殯禮

禮稽命徵曰天子舟車殯何爲避水火災也故棺在車上車在

舟中

禮記檀弓云天子之殯也載塗龍輅以椁注載木以周龍輅加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輅車畫轅爲龍又顏柳曰

天子龍輅而椁槨注輅殯車也畫轅爲龍皆未言車在舟之制儀禮士喪禮云乃塗注塗之所以避火蓋車以避火舟以

避水也

臣子更執紼晝夜常千二百人紼者所以牽持棺者也

禮記雜記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大夫執引者三百人注廟塗日紼在塗日引大夫士皆二紼周禮遂人云大喪帥六遂

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紼注紼舉棺索也用紼旁六執
之者天子其千人與紼與紼通禮記王制為越紼而行事注
紼輻車索蓋停位之時指其繩體則謂之紼也千二百人舊
作百二十二人盧據御覽改案以鄭氏遂人注校之則盧是
也莊子紼謳所生司馬故禮曰天子舟車殯諸侯車殯大夫
彪注紼引柩索也即此

攢塗士瘞尊卑之差也此疑亦禮緯文禮記喪大記云君殯
用輶攢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輶
攢置於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注攢猶叢也
屋殯上覆如屋者也疇覆也天子之殯居棺以龍楯攢木題
奏象椁然則天子攢木通奏有四阿諸侯惟攢木題奏高似
屋形故左傳成二年宋文公椁有四阿為僭天子制也又天
子畫龍諸侯不畫龍餘大畧相似喪大記注又云大夫之殯
廢輶置棺西牆下就牆攢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攢中狹
小或取容棺又注檀弓云大夫葢置西序然則大夫之殯以
一面倚西壁三面攢之又上大夫葢置西序然則大夫之殯以
攢塗也喪大記注又云士不攢掘地下棺又注檀弓云士掘
堊見衽士喪禮云乃塗注木覆棺上而塗之然則士又不可
木攢但穿地為坎酌棺之深淺唯以棺上小要之衽出於平
地以土塗之即此

右論天子舟車殯

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軸車筭祖

禰故名為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

周禮喪視云掌大喪祖飾棺乃載注祖為行始也儀禮既夕

記云遷於祖用軸則此指士制也彼注云遷徙也徙於祖朝

祖廟蓋象平生時出必辭尊者也軸軹軸也狀如轉轆刻兩

頭為軹軹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闕軸也大夫以上有

四周謂之輶天子畫之以龍然則士之軸即王侯大夫之輶

也天子諸侯殯與朝廟同用輶在塗則用蜃車遂師注蜃車

柩路也是也至塋天子復載之以輶透師注行至塋乃說更

載以龍輶是也諸侯則即以輶車禮記喪大記君葬用輶鄭

讀如載以輶車之輶是也大夫唯朝廟用輶以輶軸唯士用

故也在塗亦曰輶喪大記云大夫葬以輶鄭讀亦為輶是也

葬不得用輶喪大記士葬用園車鄭破為園是也園即輶輶即
塗亦用輶喪大記士葬用園車鄭破為園是也園即輶輶即
蜃團輶蜃輶皆同韻故輶轉相訛也在塗之車尊卑同耳故
禮疏引皇疏云天子諸侯以下同用輶車其尊卑之差異在
於棺椁耳鄭注周禮云蜃車禮記或作輶或作輶注士喪禮
云載輶車周禮謂之蜃雜記謂之輶或作輶或作輶注士喪禮
同耳未聞其正注雜記云輶讀為輶或作輶或作輶注士喪禮
為園是鄭以蜃團輶輶案說文無輶字當是輶字說文引此云始
載於庭輶車辭祖禰案說文無輶字當是輶字說文引此云始
喪車非載輶朝廟之車也通典引賀循云載輶於輶未明而

行遷於祖廟者乃將告辭於先君也登自西階正柩於兩楹
間北首納輜車於階下載之以適墓然則輜車即靈車也凡
朝廟自祖始既夕記夷牀輜軸饌於西階東注夷牀饌於祖
廟輜軸饌於殯宮其二廟者於禩亦饌輜軸焉是朝廟由禩
至祖朝祖訖即下柩明日用靈車載以行
故以祖爲行始也盡御覽引作奪亦通

右論祖載

所以有棺椁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

孟子

滕文公云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
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
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
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蓋上古之世未有
棺椁孝子仁人見其親爲獸蟲所食不忍見其毀壞故制爲
棺椁以掩藏形惡故繫詞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
中野棺之爲言完所以載尸令完全也說文木部棺闕也所
是也棺之爲言完也釋名喪制棺闕也闕閉也一切經
雅釋器云棺完也釋名喪制棺闕也闕閉也一切經
音義引古文云棺完也闕之也棺完闕皆疊韻爲訓
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釋名喪制廓廓也廓
云槨廓也說文木部榑葬有木事也案孝經喪親章疏引禮
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榑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禮

王制曰天子棺槨九重衣衾百二十稱公侯五重衣衾九十

稱大夫有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再重無大棺衣衾三十

稱單棺備為一稱今王制無此文蓋逸禮也莊子古之喪禮

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與此唯天子制異然古禮降殺以兩

公侯之棺四重注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意

謂水兇革一重也地棺一即喪大記之禭四寸二重也梓棺

二即喪大記之棺八寸屬六寸合為四重也上公去水牛

革棺不被餘兇牌屬大棺為三重也侯伯又去革棺餘牌屬

大棺三棺為二重也大夫又去牌餘屬與大棺二棺為一重

也士則又去屬止棺外之棺為不重也御覽引禮記外傳曰

凡棺之重數從內向外數如席之重也兇革棺一棺三寸注

內一重有水牛皮次兇皮二者合為一重都厚六寸又云一
名牌棺又名櫛棺棺二厚八寸屬棺三其厚四寸大棺四厚
六寸屬棺大棺皆用梓也上公用水牛皮侯伯以下去水兇
卿大夫唯屬棺與大棺士不言重唯棺而已喪大記注又云
抗木之厚蓋與梓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
重士一重然則此之重數蓋兼抗木言之天子棺四重抗五
重合九重上公棺三重抗四重合七重侯伯以下棺再重抗
三重合五重大夫棺一重抗再重合三重士雖不重餘棺一
重抗一為再重也則此所引記文其脫公七重與此所述衣

衾之制謂大斂也若製制則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

稅衣一素端一素積一縗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衾一鄭氏推

之云士襲三稱天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

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大夫則鄭云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縞

斂則君大夫士皆十九稱喪大記云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縞

衾皆一衣十有九稱是也其大斂則喪大記云君錦衾大夫縞

百稱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此云

公百稱蓋舉上公全數言之也以鄭注雜記云大夫諸侯七

上公九天子十二推之則天子宜十二稱也然則制記以公

侯同制喪大記又以君同百稱或五等之爵大斂同九十稱

也杜預注左傳云禭履具為一稱知者士喪禮云明衣不在

算注云明衣禭履不成稱也是稱為單裕備也百二十稱下

舊有于領大度曰五字衍盧疑王制本是王度記乃十稱下

又有士再重禮曰五字士再重無大禮檀弓曰天子棺四重

棺舊作土無大棺二重悉依盧刪正禮檀弓曰天子棺四重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棺一梓棺二柏槨以端長六尺

具見今有虞氏瓦棺今以木何虞尚質故用瓦禮記檀弓云

檀弓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以上古時夏后氏益文故易之

衣之以薪虞始用瓦棺以時尙質故也夏后氏益文故易之

以聖周謂聖木相周無膠漆之用也檀弓云夏后氏聖周鄭

治以周於棺也或謂之上周由是也弟子職曰右手折聖此
以聖周為聖木相周蓋謂以木為裏無膠漆之用故燒土治
以周之禮記曾子問云下殤土周葬於園是也御覽引古史
攷禹作土聖以周棺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瓦棺容尸木板
聖周足以收形俶藏髮齒而已蓋虞
止用瓦棺夏則以木為裏是較文也
檀弓云殷人棺槨注檀大也以木
為之言椁大於棺也般人上梓
檀弓周人牆置鬻注牆柳也凡此言後王之制文是後世漸
文故至周極備也周禮縫人云衣鬻柳之材注柳之言聚諸
飾之所聚禮記喪大記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唯荒所以
衣柳言周人又於槨外設柳置鬻扇也又檀弓云飾棺牆置
鬻注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又注云牆柳衣鬻以布衣木如
禭歟是也喪大記注引漢禮器制度鬻以木為筐廣三尺高
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
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即置鬻加飾也
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
禮記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
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
即緣生事死之義也
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衣被帶革故死
衣之以薪內藏不飾
禮記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
營窟夏則居橧巢又云食草木之實鳥
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易繫詞云上古
穴居而野處又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

樹喪期無數皆謂黃帝前事也說文人部弔下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人持弓會殿禽也吳越春秋陳音謂越王曰古者人民撲質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孟子所說相類也

中古之時有宮室

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槨封樹識表體以象生

易繫詞云後世聖人

蓋取諸大過夏殷彌文齊之以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

同室死同葬之

即上下文所載是也禮記檀弓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是周以前無合葬

制也詩大車穀則同室死則同穴傳穀生地也明緣生以事死也

右論棺槨厚薄之制

尸柩者何謂也尸之為言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

禮記曲禮在牀曰尸

注尸陳也言形體獨陳也御覽引邱氏禮統云尸之為言失也陳也說文尸部尸陳也象臥之形小雅祈父云有母之尸

饗傳尸陳也禮記郊特牲云尸陳也陳也上舊有失柩之為也二字盧據詩鈔御覽所引無案失也即矢也之訛

言究也久也不復變也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曲禮注柩之為

究也釋名釋喪制尸已在棺曰柩柩究也送終隨身之制皆究備也說文木部柩棺也从木久聲故亦有久義變本

作章盧據曲禮
疏初學記改

右論尸柩

崩薨別號至墓同何也時臣子藏其君父安厝之義貴賤同葬

之爲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生於陰含陽光死始入地

歸所與也

禮記禮弓葬也者藏也廣雅釋詁云葬藏也荀子禮論篇故葬埋敬藏其形也注葬也者藏也御覽

引說題詞云葬尸下藏也人生於陰含陽充死入地所與天也宋注人生陰謂胞胎中此光字疑當爲充字始字疑衍

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

禮記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

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而葬注尊者疎卑者速是尊卑之差也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

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

公羊隱三年注云禮天子七月

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左傳隱元年亦有此語何氏所據蓋逸禮文也

右論葬

禮曰家人掌兆域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羣臣從

葬以貴賤序

周禮冢人云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

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注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此段舊

譌盧訂正

右論兆域

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

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所引詩大車文也列

女傳以此爲息夫人所作蓋魯詩說也檀弓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又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鄒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皆因時合葬明文也

右論合葬

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孝

子之思慕也

孟子滕文公云則舉而委之於壑注壑路旁坑壑也又離婁云卒之東郭幡間之祭者注幡間

者郭外冢間也是葬於城郭外也

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

於廟

所引傳語不知出何書蓋論古不墓祭之義御覽引揚

其親

平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无依也周衰禮廢

立寢

于墓漢因而不改禘祫祭祀皆于宗廟及其末因寢之

在墓

咸往祭也夫死者骨肉歸於土神所以於北方者何就

而有

靈豈其守夫敗壞而繫於草莽哉

陰也

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禮記檀弓又云

北方

國北方也是鬼神當幽闇故就陰也檀弓載復制云望

反諸

幽求諸鬼神之義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注鄉其所從

來也

禮復者升屋北面葬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

於北

方亦即就陰之義也孔子墓在魯城北門外西墳四

城北

水經注引說題詞云孔子墓在魯城北門外西墳四

方前

後上下形似臥斧高八九尺御覽引續述征記孔子冢

在魯

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冢瑩方百畝冢南北廣十步

東西

十步高丈二尺壇方六尺與地平也舊本多訛盧改正

右論葬北首

封樹者可以爲識故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今邱也東西南北

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含文嘉曰天子墳

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士四尺

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此引含文嘉文家人疏引作春

禮義四字又白虎通舊本於含文嘉之上有春秋二字當是

禮緯春秋緯並有其文也御覽引禮統云天子墳高二仞諸

侯半之卿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卿大夫樹

楊士樹榆尊卑差也御覽引白虎通云諸侯冢樹柏士冢樹

槐王制疏引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然栗固是誤字徧

檢諸書俱無庶人樹以楊柳之文說文木部藥下云禮天子

樹松諸侯柏大夫藥士楊廣韻引五經通義云士之冢樹槐

然則士冢或槐或楊不定後人因分爲士庶人之差耳又王

制日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注封謂聚土爲墳不

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周禮冢人以爵等爲邱封之

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得封樹據冢人之文既有爵等明

有爵者乃有封數庶人無爵故鄭氏據之知庶人無封樹也

檀弓云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注云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

文是士以上始有樹也又豕人注引漢律云列侯墳高四丈

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則漢制庶人有墳此云樹以楊

柳異代制數或以楊柳三字衍文許慎說文云天子樹松諸

侯樹柏大夫藥士楊亦不言庶人所樹

右論墳墓

商城楊鐸校

白虎通疏證十二

句容陳立

郊祀此下闕文並莊氏述祖補

王者所以祭天何緣事父以事天也

自此至一用夏正也據北堂書鈔九十補禮記曲禮

天子祭天地不言地者从可知也鄭篇曰王者父天母地爲天子之子也藝文類聚引五經通義云王者所以祭天何王者

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也故云緣事父以祭天祭天必以祖配何自父以事天也盧云一作緣祀父以祭天

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賓

主順天意也

毛詩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禮記郊特牲曰萬物

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注言俱本可以配是祭天必以祖配也自內出者四句公

羊宣三年傳文注云必得主人乃止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

者大道闡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也

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

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注易說曰三王之

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也建卯而晝夜
之分而日長也但郊丘在冬至建子之月祀天皇大帝夏以黃
帝殷周以魯配之郊在建寅之月三代各祭其所出之帝以
所出之祖配之如夏祀白帝白招拒以顓頊配之殷祀黑帝
汁光紀以契配之周祀蒼帝靈威仰以稷配之禮記大傳云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是也王肅論云王肅難
丘爲一祭並在建子之月故郊特牲疏引聖證論云王肅難
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
元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元以爲冬至之日說
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徒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
義也元以祭法禘黃帝及魯爲配園丘之祀祭法言禘無園
丘之名周官園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園丘之祭也元既以祭
法禘魯爲園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元又施之
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釋又祭
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非園丘及郊周立后稷
廟而不立魯廟故知周大尊魯不若后稷而元說園丘祭天
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魯園丘以配天也又詩思
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魯配園丘之文知郊則園丘園丘則
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園丘於此皆王肅難鄭之
園丘之形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園丘也此皆王肅難鄭之
語彼疏又引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
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
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正月天子迎春是也

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曰冬至祭
天於圜丘不言郊明非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也無常
處故不言郊但郊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則韓詩
融譚案郊與圜丘是月郊殷用建丑之月郊周用建子之月郊
說以夏用建寅之月郊殷用建丑之月郊周用建子之月郊
與易緯之說又不同也白虎通既以三王一用夏正用乾鑿
度之說當以郊與圜丘是二與鄭說同也班氏必以爲二者
孔穎達禮疏申鄭云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與瑞云四圭有
邸以祀天是玉不同也大宗伯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祭
天用蒼犢而郊特牲言郊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大司樂凡樂
圖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
闕丘奏之上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
不同也案桓五年左傳云凡祀啟蟄而郊襄七年傳夫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孟春元日祈穀
於上帝注謂以上帝郊祭天也是祈穀之祭即郊也律歷志
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中今日雨水是古歷
以驚蟄爲正月中之氣是郊在正月也月令注又云上帝者太
微五帝以三王之郊並用夏正也通典禮二吳孫之云啟蟄而
郊郊應在立春後何冬之議曰今之郊祀是報昔歲之功而
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帝不拘立春先後周之冬至圜丘
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啟蟄之說帝曰圜丘自
是祭天先農即是祈穀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必須啟蟄也
周以寅月郊故命魯以子月郊明堂位云是以魯君孟春祀

帝於郊配以后稷是也公羊宣三年云春正月郊牛之曰傷
傳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春秋但譏其不敬不
譏其於正月郊也然則祀宋各郊其所出之帝亦與周同用
建寅之月矣夏正得天百王所同王肅之說未可信也正月
辟卦為泰彼豕傳曰天地交而萬物通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也祭
云方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也祭

天必在郊何天體至清故祭必於郊取其清潔也
據文選東

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又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禮疏引
孝經釋云祭帝於南郊就陽位也毛詩疏引書大傳曰祀上

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也案五時迎氣祭天亦在郊小宗伯
兆五帝於四郊鄭云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

夏迎黃帝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及
月令四時迎氣皆在於郊是也大雩祭天亦在郊論語先進

風乎舞雩禮疏引鄭注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九
月大饗帝亦在郊大享在明堂禮疏引五經異義滄于登說

明堂在國之南丙己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鄭氏從之又
明堂月令書說明堂在近郊近郊三十里之內鄭氏從之又

以為在郊則一也至郊禘之祭天亦在郊月令至之日以太
牢祠於高禘詩生民毛傳云姜嫄從帝而祠於郊禘元鳥毛

傳簡狄從帝而祈於郊禘禮疏引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
之時必有自禘氏被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元鳥至之日

祀之矣然其禘祀乃於上帝也是郊禘亦祭天於郊也至國
丘之所在書傳無文孔穎達禮疏云應從陽位當在國南故

魏氏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爲圜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若何然則圜丘之祭亦在郊矣是凡祭天者於皆郊祀之不獨夏祭日用丁與辛何先甲三日正之郊天也並取潔清之義也

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以接事昊天之日故春秋傳郊以

正月上辛日尙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據續漢禮儀志注及書鈔九十補類

聚引五經通義云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丁寧也辛者

自克辛也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南齊書引盧注云辛之

爲言自新潔也以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者易蠱云先甲

三日後甲三日李氏集解引子夏傳曰先甲三日者辛壬癸

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正義引鄭注云甲者造作新令之

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過自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

丁也取其意祭天歲一何言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瀆故因

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也

據舊唐書禮儀志補玉海引崔靈
歲有九祭王肅謂天惟一歲有二祭靈恩謂宜從鄭與此祭
天歲一之說並不合禮疏引皇侃舊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
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二也五時迎氣五也九月大享八
也雩與郊禱爲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爲常祭并爲九祭太
微五帝一歲不止一祭五時迎氣祭之於郊四月大雩又祭
之於雩壇九月大享又祭之於明堂而夏正又各祭所出之

帝則此所謂祭天歲一者蓋謂天皇大帝疏引春秋緯曰紫
 微宮為大帝又曰北極耀魄寶是也蓋太微五帝主五時生
 育之功為民祈報故祭之者多禮記禮器云享帝于郊而風
 雨節寒暑時周禮小宗伯北五帝於四郊並是也而天皇大
 帝於人無功徒以尊極清虛之體故祭天作樂者何為降神
 惟於日至之日祭之歲惟一祭也

也 據書鈔九十補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圓鍾為宮黃鍾為角
 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鼙鼓鼙蕤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
 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可得而禮矣又云凡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二
 者不同鄭注於圖鍾為宮注下云天神北辰也於奏黃鍾以
 下注曰天神謂五帝引孝經說曰祭天南郊就陽位也是郊
 丘之樂各不同也大司樂又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
 而禮也注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乃後合樂
 而祭之是樂所以降神也禮疏引皇侃舊疏云祭日之旦王
 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
 詩說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
 玉也次乃奏圓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之神既尊故有
 再降之禮次則埽地而正祭然則祭五帝之神亦有再降之
 禮也但不奏黃鍾以下之樂耳此禮疏所載熊安生之說謂
 四時迎氣及諸神小祀等並有降神之樂則大司樂分樂而
 序之也是也若皇氏之說則以郊祭即無降神之樂既無明
 文未知孰是

周官祭天后夫人不與者以其婦人無外事 據

故兩存焉

內

諛悅中宮引祭統夫祭必夫婦親之妄傳聖經以皇后爲亞
獻其時有唐紹之議不能用唐之禮臣不可問矣又考如崔
義則祭天有尸矣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
祭天有尸謹案魯郊祀延帝尸從左氏說案晉語晉祀夏郊
董伯爲尸又禮疏引石渠論周
公祭天太公爲尸則有尸明矣

宗廟

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

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養

繼孝也自此至居也據桓二年左傳正義宗者尊也廟者貌

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毛詩疏

鄭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雖亡歿事之若生若立宮室四時

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室御覽作屋亦謂之寢釋名釋宮室

云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寢寢也所寢息也御覽引王

嬰古今通論曰周日宗廟尊其生存之貌亦不死之也祭

宗廟所以禘祫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也位尊德盛所及

彌遠自此至合食於太祖也據藝文類聚三謂之禘祫何禘

十八書鈔九十御覽五百二十八補

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

於太祖也

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禘祫之義先儒聚訟漢書韋元成傳劉欽以爲大禘則終王御覽禮引

異義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禘終禘及郊宗石室通典載晉博士徐禪議引

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禘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舊說曰

終禘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通與

又引袁準虞喜說同鬯人疏引賈服以爲三年喪終禘遭烝

嘗則行祭禮此以歲祫終禘爲一說也通典引賈逵劉歆曰

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王制正義云左氏說及杜元凱皆

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禘文然則禘卽禘也

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禘通典引王肅曰

曾子問禘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臣以爲禘祫殷祭

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
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言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
禘祫大祭獨言禘則祫亦可知矣王制正義載王肅論引賈
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
之位又引禘于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詞總稱孝子孝
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禘故賈逵
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此以禘祫爲一禘又是天下之祭又
一說也御覽引白虎通曰禘之爲禘也序昭穆禘父子也禘
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臧熹傳引白虎通曰禘祫
祭遷廟者以其繼體之君持其統而不絕也此以禘祫分二
祭而皆及遷廟此又一說也漢張純傳建武二十五年純奏

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漢舊制三年一禘段廟主合食高廟
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續
漢志引此下云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
从王父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禘天
氣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三年一禘四月夏者陽氣在上
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冬者五穀成熟
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
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此以禘祭分三年五年而禘則止
及毀廟禘則總陳昭穆又一說也通典引王肅議云漢光武
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禘者惟未毀之主
合而已矣此以禘及毀廟禘惟存廟又一說也毛詩閟宮正
義引禘禘志曰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此又一說也公羊
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云謂三年禘於莊公何云禮禘所以異
於禘者功臣皆祭也閔二年吉禘於莊公何云禮禘禘從先
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此以禘及功臣而喪畢
禘禘先後無定又一說也通典引徐邈曰禮五年再殷凡六
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也邈又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
年喪也禘三時皆可喪終則吉而禘終服無常故禘隨所
遇惟春不禘故曰特禘非殷事常也邈以前二後三二祭相
去各三十月然禘在禘前則是三年而禘禘在禘後則是五
年而禘故楊氏穀梁疏云禘既三年禘在夏禘在秋此又一說也
穀梁疏云或以爲禘禘同三年但禘在夏禘在秋此又一說也
也衆說不同今以鄭學爲折衷案公羊文二年傳大事者何
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祭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何注諸者諦也審諦昭穆庶

所遺失言昭穆則容有毀廟主矣通典引韓詩內傳云禘取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然則白虎通用公羊春秋

及詩韓說也陳氏以公羊與白虎通分爲二說誤矣

一帝此據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太常議所引補莊氏

禮人疏引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案禮儀志

則所據者今古文春秋說也初學記引許慎謹案三歲一禘

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陳氏壽祺疑此文有譌

脫當作三歲一禘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

禮也是也若鄭氏之義則不然長發正義引鄭駁云三年一

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此禮稽命徵文雖自周以前亦五歲

云周禮曰三歲一禘案叔重所引周禮曰五歲一禘禘字引

周禮曰二百四十餉爲乘四乘爲笭十笭爲稷十稷爲秬四

百乘爲一秬異義稱周禮有郊宗石室田稅第一又稱周禮

國中園廩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

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乘

二百四十餉釜米十六斗不盡出周禮六篇文是當時周禮

家說言周禮則夏殷周以後稷文武特七廟后稷爲始與文

之禮不同可加矣

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

唐書禮儀志補禮記王制云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
之廟而五鄭元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
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
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案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
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毀五廟至子孫六鉤
命決曰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毀五
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也若王肅則以
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
四爲七案漢書韋元成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
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元成等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
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于太
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
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
義曰王者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
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
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
稷始封文武受命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有七廟者以
文武之功皆當親盡而殺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宜爲帝者太
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太上皇孝惠文景廟皆
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後匡衡爲丞相又告謝毀廟
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
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
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墜繼烈以下五
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

非受命而屬蓋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
尊子莫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爲後
則子子祭于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哀帝卽位光祿勳彭宣
詹事滿昌博士左成等議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
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
鬼神不享也然則西漢諸儒之立異者特以特廟有毀有不
毀爾其以周制况漢制以爲天子七廟爲四親廟及太祖及
二祧則一也若劉歆等之義則不然永光五年太僕王舜中
壘校尉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月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
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
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豫爲設數以七
云然則歆雖建親廟有六之議要未以自周以前皆然也若
王制疏引聖證論王肅難鄭則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
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廢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
不以爲數凡七廟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
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
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又
祭法云王下祭塲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
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

廟制篇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五廟大夫立三廟又曰遠廟
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
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曰先公之主藏于后稷之廟
先王之主藏于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焉
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
祖則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
文武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
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廟七尸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
不同祭又不享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又云二祧謂文
武會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尹更始說據周也漢書
盧植云皆據周言也殺梁天子七廟尹更始說據周也漢書
韋元成等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始受命石
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案周禮守
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
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
說周制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
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
孔子之言為本穀梁小記為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為
證驗元說為長隋禮儀志大業元年許善心褚亮等議曰案
王肅以為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
廟諸侯五大夫三降二為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
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為十廟漢諸
帝之廟各主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
禮以高帝為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為五廟唯劉歆以為天子

七廟諸侯五降設以兩七者其正法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光武卽位建高廟于洛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祀以待後代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于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卽位之後增祠五世六世祖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無違舊云云然則自漢以前皆同鄭義蓋當世五經諸儒守師訓故雖劉歆之難弗能違也故魏初猶遵鄭義王莽而宋齊梁陳師儒歧尚遂相沿不革然北人猶知務尙實學故魏書禮志王延業議曰案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不過于四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鄭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德稱五廟之孫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云云是北朝禮生**帝祫及遷廟何以其能世世繼君之體持其統**猶守鄭說也

而不絕由親及遠不忘先祖也

據宋臧叡傳及書鈔九十補公羊文二年傳大禘者何毀

廟之主皆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并合食于太祖註禘所

以異于禘者功臣皆祭也然則禘祫皆及遷廟但禘則並祀

于太祖禘則先公之主祀于後稷廟昭之遷宗廟所以歲四

祭何春日祠者物微故祠名之夏曰禴者麥熟進之秋曰嘗

者新穀熟嘗之冬曰烝者烝之爲言衆也冬之物成者衆御

覽五百二十六補文選東京賦于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

蒸之心感物增思薛注感物謂感四時之物卽春韭夏麥

魚秋黍豚冬稻雁孝子感此新物則思祭先祖也案此與釋

天名同皆論周制也春官大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

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祭露四季篇云古者

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日

祠夏日禴秋曰嘗冬曰烝其夏殷之制則春禴夏禘秋嘗冬

烝王制所說是也詩疏引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

廟之祭春日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祭義注周以禘爲

于冬周公制禮乃改夏曰禴禘又爲大祭祭義注周以禘爲

殷祭更名春日禴是也其四祭所取義祠爲物微故祠名之

者說文示部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音義引孫炎雅

註云祠食也何休公羊注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

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也禴爲麥熟進之者何注公羊夏薦

尚麥魚始熟可禴故曰禴以月令孟夏農乃登麥先薦寢廟

也禮疏引孫炎云禴者新菜可禴郭注同則讀禴爲禴矣易

既濟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本作禴故訓爲夏祭王本作禴故

以爲薄祭也嘗爲新穀熟嘗之者詩疏引孫炎云嘗嘗新穀

郭注同何休云嘗者先祠也秋穀熟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
薦故曰嘗也烝之爲言衆者何休云烝衆兒冬萬物畢成所
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禮疏王制曰春薦韭夏薦麥秋
引孫炎說作烝進也進品物也禮王制曰春薦韭夏薦麥秋

薦黍冬薦稻韭以卯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繁露祭義篇云

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

也夏之所受長也机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

所畢熟也王制以此爲庶人之禮鄭注庶人無常牲取與新

時物相宜而已案天子至士所祭之時月不同鄭注王制以

有田之大夫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鄭意以天子諸侯祭以孟

月薦不限孟仲季侯王禮尊物熟則薦之意則不然禮疏引

仲月無田大夫常薦亦以孟月也服虔之意則不然禮疏引

桓五年服注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又引昭元年

服注云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服意蓋以諸侯不祭天

者則祭以孟月也禮疏又引南鄉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

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祫祭亦

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則南

師宗服說也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杜注此夏之仲月非爲過

時而書者爲下五月再烝見續也則杜與服說合案桓五年

傳云始殺而嘗開蟄而烝疏引服注始殺謂孟秋杜注建亥

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則烝嘗皆在夏時之孟月又公羊

何休注屬十二月己烝今復烝也周之十二月夏之孟月是

天子諸侯皆以孟月祭可知通典禮九魏初高堂隆云按舊

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
 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以羔或加以犬
 而已不備三牲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是亦用
 鄭說也故本疏引衛奠隆濂以難杜而秦道靜釋之曰案周
 禮四時之祭皆以四仲之月不知周禮四仲之祭乃因田獵
 而獻禽非正祭也強會經文以合社意耳鄭又知侯王之薦
 不限孟仲季者以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而後食如二
 月獻羔四月以鹿嘗麥七月登穀八月嘗麻九月嘗稻十二
 月嘗魚之類是也

諸侯以月旦告朔于廟何緣生以事死故國君月

朔朝宗廟存神受政也 據御覽五百三十八補公羊春秋文
 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何注云禮諸侯
 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中每月朔朝廟使大夫

南而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
 也受于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玉藻正義引五經

異義曰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然則此以告朔朝廟為一用
 公羊說也若左氏之義則分為二禮左傳文六年正義云告

朔視朝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
 三朝記虞戴德云天子告朔于諸侯率天道而放行之以示

成也洪氏頤煊釋曰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祭所以有
 外凡聽朝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然後頒于諸侯祭所以有

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係心焉 據曲禮正義類聚
 三十八書鈔八十

七補案此公羊說也禮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
孝子以主繫心通典引義異亦云主者神象孝子既葬心無
所依所以虞而論語云哀公問主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
立主事之是也論語云哀公問主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
以松柏者所以自竦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
栗栗者所以自戰慄亦不相襲自此至敬也據曲禮正義書
引論語者魯論語也左傳文二年正義云案古論語及孔鄭
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于世且社主周禮謂之
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張包
周並習魯論是所用者魯論也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練
主用栗何注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楹之間易用栗也夏后
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其容貌而事之主
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義也栗猶戰慄
敬謹貌主天正之義也與此惟訓松字小異當亦本之公羊
家說也祭法正義引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
后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
氏無駁與許義同案周禮說專言周制公羊說並明三代之
禮夏之練主以栗與禮說本無異義也所以用木爲之者何本
之練主以栗與禮說本無異義也

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可知也方尺

或曰長尺二寸孝子入宗廟之中雖見木主亦當盡敬也

通典

引五經異義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並云木主之狀四方穿中
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尺諸侯長尺皆刻謚于其背公羊
文二年注亦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
侯長一尺說同許慎雷次宗本疏以爲皆孝經說文又御覽
引禮記外傳廟主用木者木落歸本有始終之義注人之生
也無不死木生于亥又落于亥是歸本也又云天子廟主長
尺二寸諸侯一尺四寸向孔穴午達相通然則此云方尺者諸
侯之制或曰長尺二寸者天子之制當亦據孝經之說或他
書引白虎通有誤文焉祭法正義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
方後員圍一尺后主七寸穀梁文二年傳疏陳隱引衛次仲
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其長短又
異于此矣續漢志注引衛宏漢舊儀以八寸爲虞主下言皇
后主長七寸高皇帝主長九寸者廟主與漢儀說同也案漢
之九寸與周之尺二寸合王制云古者周尺八寸爲步今以
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王制作于漢文時則周尺當漢尺正得
十分之八然則周尺尺二寸當漢尺九寸六分舉大數故止
言九寸也若大夫士則無主通典引異義曰或曰卿大夫士
有主否答曰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
故无主大夫束帛依神土結茅爲葢許慎據春秋左氏傳衛
孔慄反禘于西圃祀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御覽又引許
氏云謹案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
主今山陽氏俗祠有石主左傳哀十六年正義引鄭駁云大

夫無主孔悝之反所出公之主耳是許鄭皆以大夫士無
主祭法鄭注亦云惟天子諸侯有主通典引鄭志張遂問衛
孔悝之反祔有主者何謂也答云禮大夫士無主而孔獨有
者或時未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
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魏志清河
王澤奏禮云重生道也此爲埋重則有主矣故王肅云重未
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祔載之
左使饋食設主著于逸禮又引公羊傳攝主而往爲大夫士
有主之證其說本之徐邈案檀弓自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
之其實大夫士則既虞埋重之後則束帛結茅以代主但不
用木耳其安神之義則同焉故亦得總謂之主公羊之攝主
與曾子問鄭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之攝主同故何法云主謂
已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
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
世已父未必爲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
今君臣也是也所以虞而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
已没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

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桑練主用栗

據御覽五百三十一補御覽引

禮記外傳人君既葬之後日中虞祭卽作木主以存神葬後

孝子心目無所觀故用以主其神案此春秋今文說也檀弓
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虞而作主曲禮正義引異義云
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者

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禘禘者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然則左傳言凡君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然則左傳言凡君然卒哭而禘禘而作主公羊言虞已有主是此用公羊說也其實大同小異鄭注檀弓重主道也引公羊傳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引左氏傳孔穎達云鄭君以二義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也案御覽引五經要義云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喪禮取其名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何休注文二年傳云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也祭禮未暇別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是虞已立主可知也御覽引此作所以用桑者始與神相接三王俱以桑較**主**納之**西壁**據左傳昭十八年正義補穀梁文二為詳備**主**納之**西壁**據左傳昭十八年正義補穀梁文二禮八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陳氏壽祺云當木五經異義案通典魏代或問高堂隆曰背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于太室太室北壁之中案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室壁中不言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考隸續嚴所碑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則或所據者公羊說也文二年何注云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然則公羊先師以正主藏于西壁遷主藏于北壁虞主埋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故禮弓正義引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于兩楹之間一說埋之于廟北墉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

明文鄭駁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出則重倚于道左柩將入于廟則重止于門西虞主與神相隨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奏虞主于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于道左續漢志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墻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墻下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墻壁垺中擊虞決疑云廟主蓋藏于戶之外西墻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竒以盛主則漢時廟主猶藏之西壁也以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故也左氏之義則以廟主皆藏之北壁不分正主與遷主故莊十四年左傳正義云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于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故御覽引異義申左氏說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是也通典引五經要義云虞主埋之廟北墻下北方无事虞主亦無事也則又以虞主埋于北墻下與遷廟主所藏同處卽禮弓正義所引異義一說是也案曾子問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釋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則又以遷主埋於兩階間矣

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可寫泄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禮八補曾子曰王者祭宗廟

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何避嫌也三公尊近天

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此據詩既醉正義補通典禮

夫孫行者爲尸一說天子不以公爲尸諸侯不以卿爲尸爲

其大尊嫌敵君故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蓋禮家

異說卽就曾子問義而推之也詩既醉云公尸嘉告傳公尸

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然則諸侯以大夫可知矣故周禮朝士

掌朝儀孤卿大夫皆東西向獨周公祭太山周召公爲尸亦據

屈三公于北面亦以避嫌也周公祭天用太公

醉疏補曲禮疏引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

爲尸意此謂祭天地山川或得用三公爲尸也

朝聘

所以制朝聘之禮何以尊君父重孝道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

事父欲全臣子之恩一統尊君故必朝聘也大戴記朝事云

以正君臣之義也聘者問也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

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聘問之禮也公羊隱七年注

聘禮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于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鄭氏

記曲禮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公羊隱十一年大夫來

曰聘是諸侯使人問天子問諸侯皆曰聘也禮三朝記虞戴
德云諸侯內貢于天子率名數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穀梁
傳曰古者諸侯時獻于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
天子以其國之所有

德而明禮義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于天

子明禮義讓天下法制四方受度禮記王制云諸侯之于天

子也禮義讓天下法制四方受度禮記王制云諸侯之于天

禮家多用春秋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

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左傳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襄

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注王制據以爲說云

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

侯甸男采衛要服六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

者各以其服數來朝朝于天子何注云時朝者順四時而

公羊桓元年傳諸侯時朝于天子何注云時朝者順四時而

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朝暮夕王與諸侯別治勢不
得自專朝政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二年使上卿大夫聘
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
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
輩輩主一時孝經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是也王制疏
引樊義公羊說諸侯四時皆于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
行禮卒而相逢于路日遇古用禮說春日朝夏日宗秋曰覲

冬曰遇謹案禮有覲禮詩曰韓侯人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
知其朝覲宗遇之禮从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
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
朝通名是此及鄭氏皆宗公羊也

師使人通命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

之五十里之郊矣覲禮經曰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尙

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

郊桓元年公羊注云宿者先誠之詞古者天子邦圻千里遠

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

來朝亦知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類當有所往止故賜

邑于遠郊案何氏言不敢使人必先告至即此所謂將至京

師使人通命于天子也何氏謂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

勤之禮以接之即此所云使大夫太子迎之禮也覲禮注

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周禮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
則逆勞于圻則郊勞者行人也此引覲禮經以證天子使大
夫迎之制則以覲禮之郊爲百里之遠郊與鄭不同矣賈公
彥引書大傳太子出迎之郊以爲此異代之制又引孝經鄭
注天子使世子郊迎皆異代法非周制也案此明引書大傳
則今文家說郊風疏引書傳畧說云天子之子年十八曰孟
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是也御覽引書傳又云于郊

者問其所以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土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鄭注孟迎也十八嚮大學爲成人博問庶事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于齒胄審方俗于郊迎蓋皆用今文說也古文家以孟侯卽康叔漢書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師古注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史記言成王在纁祿周公攝政則不得有年十八郊迎之事史公制而成王得稱孟侯者以周禮定于成王卽政之後故周官不載太子郊迎之禮攝諸侯來朝天子親與之合瑞信者何政之時猶因廢禮也

正君臣重法度也 覲禮經曰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

尚書曰輯五瑞 御覽引書大傳云古圭冒者天子所以與諸

屬也無過行者復其圭以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所以與諸

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緇以爵六年圭不復少緇以地九

年圭不復而地畢創卽天子與諸侯合瑞信之制也王制曰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是

正君臣重法度也覲禮云天子曰伯父其入子一人嘉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又曰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又云侯氏升致命王撫玉此雖覲禮同爲朝天子之制故得取以爲證也所引尚書者堯典文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瑱

邦國是天子諸侯所執以爲瑞也五帝本紀漢郊祀志並作揖五瑞史記集解引馬本亦作揖注云揖斂也五瑞公侯伯

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諸侯相朝

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

以考禮正刑壹德以尊天子也鄭氏三禮目錄云大曰聘問

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

也世相朝也於五禮屬賓禮大行人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

無事又于殷朝者及而相聘焉襄元年左傳凡諸侯即位小

國朝之儀云諸侯相爲賓是諸侯相朝聘也禮三朝記小辨云

禮司儀云諸侯相爲賓是諸侯相朝聘也禮三朝記小辨云

刑一德以尊天子也穀梁隱十一年傳天子故禮記王制考禮正

無事諸侯相朝正也攷禮修德以尊天子也公執玉取其暢

達也卿執羔取其跪乳有禮也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禮記曲禮凡贊天子鬯諸侯圭卿羔案玉無暢達之義當是

天子執鬯取其暢達也公執玉以下有闕文有禮也以下當

並載大夫執雁士執雉之義義具上瑞贄篇所引書曰者古

文尙書堯典也今文尙書大傳五玉作五樂漢書郊祀志亦

作五樂史記本紀作五玉與此所引同也公羊隱八年疏引

鄭注云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

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緇高辛氏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贊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一死雉也。十所執史記注引馬注惟以三帛三孤所執爲異案。大宗伯孤執皮帛自是周禮虞夏未必有也。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

歲首意氣改新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羣臣執贄而朝賀

其君。自此以上皆據類聚二十九書鈔八十一初學記十四

御覽五百三十八補襄二十九年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鹽鐵論云正月存君在楚續漢禮儀志注引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

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儀制正旦一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朝禮奈何君出居內門之外天子揖諸侯持

鹿皮是其遺也。朝禮奈何君出居內門之外天子揖諸侯持

揖卿大夫膝下至地天子特揖三公面揖卿略揖大夫士所

以不拜何爲其屈尊也。此脫今據御覽五百四十三補曲禮

曰朝兩雅釋宮門屏之間謂之曲禮疏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二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立是

君出居內門之外也持揖疑特揖之譌案司儀載合諸侯之

備云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又司土職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土旁三揖俱與此異此蓋有譌脫此之面

揖卽周官之旅揖此之略揖卽周官之旁揖也膝下至地自

是臣見君之禮也

貢士

諸侯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

據書鈔七十九補此今文書說也玉海引書大

傳曰古者諸侯之于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三朝記虞戴德云以其教士舉行是也禮記謝義云古者天子之制歲獻貢士于天子注三歲而貢士諸侯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蓋用書傳文也

所以貢士于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貴義也

自此至故聘之也據書鈔七十九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三十二補勸善一作觀善一作稱善聘求一作射求貴義一作

貪義一作天子聘取之者求賢之義也儀禮集解引書大傳云禮諸侯三年一貢士于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

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又云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又云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

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是皆進賢勸善之意也潛夫論考績云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

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則爵士俱畢故通典選舉漢元朔元年有

司奏請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

黜爵削地畢矣蓋漢時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卽古貢士之遺法也故董仲舒傳對曰請令諸侯列卿郡守
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
六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自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
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是進賢勸善之義也

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

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

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爲諸侯貢士庸

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

所昭故聘之也見禮月令季春紀正義引蔡注云名士者謂

不在位者也賢者名士之次亦隱者也名士優者加束帛賢

者禮之而已是卽及其幽隱之意也然則聘者所以補貢所

不及者也

車旂

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

正也自此至飾車據類聚七十一補爾雅釋詁路大也舍人

注路君車之大也詩遵大路云遵大路兮傳路道也難

騏經既遵道而得路注路正路者君車也謂車也凡君所乘

也是路兼大道正三訓也路充庭薛注路天子之車也釋名釋車

天子所乘曰路詩韓奔乘馬路車箋人君之車曰路車也天子路文選東京賦龍路充庭薛注路天子之車也釋名釋車

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禮天子大路諸侯路

車大夫大車士飾車疏以為願命文案今願命無此語蓋亦

逸禮文也禮記樂記云所謂大路也故周禮巾車玉路不以

封諸侯惟魯君得有大路以成王封魯等二王之後也禮記

明堂位云魯君乘大路是也中車金路同姓以下則象路異姓

以封革路以封四禩木路以封蕃國其孤卿以下則象路異姓

知諸侯用路車也對文則路為諸侯之車散亦通故詩采薇

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是也左氏閔二年傳鶴有乘軒者注

軒大夫車疏引服注車有藩曰軒御覽引通裕文後重日軒

則軒車蓋如軒懸軒城之類故哀十五年傳服冕乘軒倍二

十八年傳而乘軒者三百人也書大傳不得乘朱軒皆謂大

夫車也士飾車者公羊疏引書傳曰士乘飾車兩馬庶人單

馬木車玉路大路也據隋禮儀志補書顧命大輅在賓堦面

是也乘大路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流是玉路即大路也

乘大路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流是玉路即大路也

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玉路即大路也

名車為輅者言所以步之于路也又御覽引異義云大路左

又御覽引異義云大路左

又御覽引異義云大路左

又御覽引異義云大路左

又御覽引異義云大路左

又御覽引異義云大路左

又御覽引異義云大路左

又御覽引異義云大路左

又御覽引異義云大路左

又御覽引異義云大路左

又御覽引異義云大路左

又御覽引異義云大路左

又御覽引異義云大路左

氏義以爲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釋名釋器車所以立乘者

云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所以步之干路也

何制車以步故立乘自此至鸞設衡者也據續漢與服志注

曲禮婦人不立乘注異于男子制車

以步亦未明蓋謂制車以代步也

天俯卽察地前聞和鸞之聲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論

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

禮記曲禮云顧不過轂注爲掩在後也又大戴

保傳云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宿以象列星軫

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

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所引

論語者鄉黨文集解引包咸云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衛

輒傍視不過輪穀釋文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則魯論

無不字有者或古論語也漢書成帝紀贊言成帝善修容升

車正立不內顧與此同也包氏慎言論語古訓研云夫君人

者冠纒塞耳車中不內顧薛注內顧不外視臣不之私也依

薛氏此注不字宜衍平子蓋用魯論也李善旣用薛綜而反

引今魯論車中不內顧又引崔駰車左銘王立執綏車中不

顧之語則與薛說全相反風俗通過轡云升車必正立執綏

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亦魯論說今本亦多不字又云集

解經用古論語而注仍取魯所以有和鸞者何以正威儀節

論包鴻臚說殊失于分辨矣

行舒疾也大戴保傳云行中鸞和步中采鸞者在衡和者在

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其聲鳴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

夫音明得其和也故詩云和鸞雍雍萬福攸同魯訓曰和設

軾者也鸞設衡者也此用詩韓魯說禮戴說也大戴保傳云

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禮記經解注引韓內傳

云鸞在衡和在軾是也毛詩蕭蕭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左

傳錫鸞和鈴史記注引服注以為鸞在鑣和在衡則毛詩說

春秋左氏說皆以鸞在鑣毛詩疏引異義載禮戴氏詩毛氏

二說謹案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又續漢志引許慎說云詩

曰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轡車鸞鑣知非衡也則許

氏用毛氏說故于說文金部鑿字下云人君乘馬四馬鑣八

鑿鎗象鸞鳥之聲說文多從古文說也鄭氏于玉藻經解周

禮大馭注皆用今文說以鸞在衡故詩駟鐵箋云置鸞于鑣
以為兵車異于乘車也至蓼蕭之和鸞亦乘車也而箋又不
破毛傳鸞在鑣之說于商頌烈祖箋則又以鸞在鑣禮記曰
是鄭于此二詩復主古文故鄭于異義亦不駁也禮記曰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
禮疏補今禮記無此文蓋亦逸禮也易乾象傳云時乘六龍
以御天詩疏引易孟京說以為天子駕六公羊疏引異義公

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也知天子駕六此蓋明今
經家說故與春秋公羊易孟京司故以爲天子乘龍也周禮
巾車云王建太常以祀又云建大旂以賓又司常云日月爲
常交龍爲旂是載大旂象日月升龍也天子有升有降上得
兼下且取下賢之義同姓諸侯得建龍旂但不得有升龍亦
如天子衮冕升降俱有三公衮冕則止有降龍無升龍所以
明下不得僭上也諸侯不得建太常惟魯以大功得同二王
後用天子之禮故禮記郊特牲說魯祀天云旂十有二旒龍
章而設日月也

田獵

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何爲田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

衆也

自此至冬日狩據左傳隱五年疏御覽八百三十二補
公羊桓四年注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

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
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亦防武備又以爲

田除害也故續漢志引蔡邕月令章句寄戎事之教于田
獵武事不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于田獵閑肄五兵焉春

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

桓四年穀梁注取獸
于田左傳隱五年周

禮大司馬並以春
田名蒐與此異

夏謂之苗何擇去其懷任者也

周禮大司
馬遂以苗

田注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也爾雅釋

天夏獵為苗左傳疏引孫炎注與鄭注周官同郭氏謂為苗

除害也案四時之田皆為田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公羊

除害何必專為夏獵之名也桓四

年注蒐簡擇也簡擇幼穉取其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

大者穀梁注蒐擇之舍小取大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

大司馬注言守取之無所擇也國語周語云狩于畢注狩圍

守而取之爾雅釋天冬獵為狩詩疏引李注圍守取之無所

也釋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春秋穀梁傳曰春日

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公羊桓四年注田者蒐狩之總名

田易曰結繩網以田魚以四時之田皆為佃取禽獸故謂之

為田又兼為田除害之意也所引穀梁傳桓四年文案公羊
無夏田之制彼注云夏不田者春秋制也以為飛鳥未去于
巢走獸未離于穴恐傷害于幼穉故于苑囿中取之故禮疏
引何休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于義為短鄭
釋之云四時皆田殷周之禮詩云之子于苗夏田明矣孔子
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若所欲改則陰書于讖緯
以傳後世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
讖緯見讀而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不足繼穀梁也按
禮記王制云則歲三田注謂夏不田也蓋夏時然則夏時不
田者夏制孔子作春秋欲垂為後王法古變王者祭宗廟親
周從古也此用穀梁家說故依而釋之也

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也

自此至制也據善鈔八十九御

覽五百二十六補殺梁桓四年傳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

視春又周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棗

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割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盛此謂

祭射所用大牲王侯必親割詳見祭統者簞其禽物亦必親

取故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

曰充君之庖又穀梁桓四年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一曰乾

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公羊注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

膠射之達于右闕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中薦于宗廟

也釋詩內傳羣小獻禽其下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爲人所

天子親射之於禴給門也

禽制也爾正釋鳥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是

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禽先

須圍守是也散則禽獸通稱考工記梓人天下之大獸五脂

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是羽者亦稱獸也易比王用三豎失

前禽說又禽走獸總名也月令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大司馬

小禽私之未必專指羽鳥也是走獸亦得通謂之禽也禽獸

本可通稱曲禮疏謂鳥不可曰獸非也水畜亦謂之禽國語

魯語使水虞登川禽王者不親取魚據詩潛正義補左傳隱

韋注蟹蟹之屬是也

伯諫曰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

親取魚則王者不親可知矣禮記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周禮漁師云掌以時漁春獻王萌國語魯語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講汛留取名魚禮記月令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明薦廟始親行也蓋王者田獵必躬親之本爲講武治兵若親自取魚

囿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

嫌與下民爭利也

小國二十里自此至囿草據周禮閭人疏補詩大雅靈臺云舉天子百里以證靈囿則文王之囿百里而孟子梁惠王下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者考揚雄羽獵賦云文王囿百里民尙以爲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袁宏後漢紀樂松云罷瓊林庫狀云周文王之囿百里時患尙小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然則文王百里古有此說蓋先秦之世說者不一故七十里百里不同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案袁范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囿五十里楊疏引毛傳諸侯三十里三卽五字之訛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疑唐人所見孟子已作七十故孔氏楊氏疏李賢漢書注引孟子並作七十也案孟子宣王自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正是大國諸侯之制故毛傳定爲諸侯四十里楊氏三字爲五并改毛傳四字之誤臧氏乃據樂松之語改楊氏三字爲五并改毛傳孔疏之本亦作五十里果何據定爲五十里與樂松作五十里者亦約言之耳王楙野客叢書云僕觀世說舉樂松之語

曰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史又千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
里近于百里四十里近于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王氏
之說是也閻氏若據釋地云從來說者皆以文王七十里之
園爲疑三輔黃圖云靈園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
文王之園方七十里注于下余謂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
里志所謂文王作豐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爲九
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蕘以往但有物以蕃
界之遂名之曰圃云爾誠如是說則文王卽百里七十里亦
未可實定其地域之數也齊爲大國既四十里則次國小國
地豈狹小則其園亦宜差降故班氏定爲次國三十小國二
十也公羊成十八年傳注云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
里子男五里疏以爲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今孟子無其文或
孟子外篇語也其說與白虎通及諸書又不同蓋以天子方
千里故以百里爲園公侯地方百里故以十里爲園伯七十
里故以七里爲園子男五十里故以五里爲園或據夏制言
也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意者公羊傳注所指爲離宮毛詩傳
白虎通所指爲**苑園**所以**在東方何苑園**養萬物者也**東方**
御苑義或然也**苑園**所以**在東方何苑園**養萬物者也**東方**
物所以生也一作苑園在東方所以然者何非也說文艸部
禽獸曰圃淮南子本經訓云侈苑園之口部云圃苑有垣也一日
牆曰圃一切經音義引呂忱字林同呂覽重己篇高注畜禽
獸所大曰苑小曰圃二注同出高誘之手當云大曰圃小曰
苑以大故無牆小故有牆也說文言苑有垣明圃無垣互文

以見義也。天官闈人園游亦如之。注園御苑也。游離宮也。地
官園人注。園今之苑。又云園游。園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鳥
獸以宴樂。觀之然則苑。園對文異。散則通也。東方所以生詩
者。禮記鄉飲酒義。東方者春春之鳥言。蠡也。產萬物者也。詩
云東有圃草。文選注引韓詩云。東有圃草。圃博也。有博大之
詩。作東有圃草。義亦同。水經注王逸楚詞注引詩。並作圃草。
則亦用韓詩也。毛詩作甫草。毛公傳云。甫大也。田者大艾草。
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裴鍾質以爲櫛。閒容。蹇驅
而出。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是不
以圃草爲地名也。鄭箋云。甫田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則
鄭氏亦據韓詩以訓毛詩也。鄭所據者。爾正釋地文。郭注。今
熒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漢書地志。河南郡中牟縣圃田
澤。在西。豫州。藪西。周時屬于周。在東都之地。故詩云。東有圃
草。東遷後屬于鄭。故僖三十二年左傳。鳥所以飛何鳥者。陽
鄭之有原圃。釋地云。鄭有圃田是也。鳥所以飛何鳥者。陽
也飄輕故飛也。據御覽九百十四補。自園天子百里至此。莊
巢集解引虞注。離爲鳥象。傳其義。焚也。集解引侯果注。離爲
鳥。左傳昭五年云。日之謙。當鳥杜。注。離爲日。爲鳥是鳥。爲陽
也。故南方之獸。謂之朱鳥。周禮小師疏。引通卦驗注云。鳥爲
大火成。數七。生數二。書堯典日中星鳥是也。淮南地形訓。鳥
皆卵生。魚遊於水。鳥翔於雲也。

雜錄

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温

見初學記二十四引禮記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下云後聖有作彼云後聖指黃帝也則黃帝作宮室明矣爾雅釋文引世本云馬作宮室案堯時茅茨土階孔子言黃帝

作台言繁詞傳說黃帝九事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之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則非始于禹明矣

之爲言中也

見廣韻文選注引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

天子之堂高九尺天子尊故極陽之數九尺也

自此至三尺皆見廣韻西

京賦右平左城薛注城限也謂限齒也天子及高九尺階九齒

堂之爲言明也所以明禮義

也

廣雅釋詁

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

三尺

此以上莊據廣韻補門四出何所以通方故禮三朝記

所引禮記禮器文也

曰天子之官四通

見御覽百八十三引所以通方當作所以通四方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天子之宮四

通正地事也洪氏頤煊注曰宮當爲宮字之誤也是也古者明堂四門門四出諸侯各以其方來見以述地事堯典曰闕

四門御覽引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氏相禮日中出南闕見九侯及門子日臭出西闕親五闕之

事日闕出北闕視帝積帝猷此所引亦有說脫按禮記明堂位叙周公相成王朝諸侯之制九夷在東門外五狄在北門外六戎在西門外八蠻在南門外是四面有門又九采在應門外疑南方兩重門矣而明堂無論九室五室亦皆四門亦取通四方之意故逸禮云夏則居明堂正廟啟南戶冬則居明堂後廟啟北戶正廟則月令之明堂後廟則月令之元堂也

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君

必先孰思其事也見御覽一百八十五引爾雅釋宮門側之路在右塾之前儀禮士冠禮具饌於西塾注西塾門外西堂也又賓者元端負東塾注東塾門內東堂是東西內外皆有塾矣說文作塾土部云射泉也讀若準後漢書齊王縝書使

長安中宮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于塾且起射之注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埠

廣雅釋詁云埠射也說文土部又云柴堂塾也玉篇土部埠射採廣韻云埠射的也說文土部又云柴堂塾也玉篇土部埠

蓋塾即埠為築土稍高之名故山海經埠于四海郭注埠猶隄也是也射準亦必高故又取為射泉之稱門之兩旁築土

高於中央故亦謂之壇禮記學記云家有塾正義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蓋塾在

里門左右亦如路門廟門之塾相似也詩絲衣自堂徂基堂

即兩塾基即中**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攻**

央平地者也

自專禦于天子也

見初學記二十四爾雅釋詁崇高也初學

高也公羊定十二年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

以受過也疏以為春秋說又疑于軒同音得通用干城即軒

城也城闕一面即不放自專之義樂者止也言為天子所止

也說文寧部缺也古者軒城闕其南方謂之缺故詩鄭風在

城闕兮即此又云出其闕闕傳闕曲城也闕城臺也城上有

臺謂之闕即靜女所謂俟我於城隅是也三面有臺而南方

無臺故謂之缺是門必有闕者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

即軒城之制也釋宮觀謂之闕禮疏引熊安生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

釋宮觀謂之闕禮疏引熊安生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釋

名云在門兩旁郭璞云宮門雙闕考漢制近古漢書建章宮

東西闕二十餘丈西都賦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是

闕所以飾門也別尊卑者即禮說所云天子諸侯之制是也

亦謂之觀鄭風疏引孫炎云舊章懸焉使民觀之賈疏云以

其有象象可觀又或謂之象魏周官正月之吉乃懸法於象

魏古今注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於前所以標表宮門也

其上可居登之可遠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

闕御覽引廣志闕缺也門兩邊中間缺然為道也淮南本經

訓巍闕注門闕崇高巍巍然也唐書戴宋敬則楊炎俱以世

孝義被旌門樹六闕冊府元龜言闕閣二柱相去一丈柱安

瓦筒號烏頭染即謂之闕則後世闕亦施于士大夫矣攷其

也中華古今注謂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蓋混於臺觀之

制闕者何闕疑也見禮運正義補水經注引穎容云闕者上

矣中華古今注言人臣至者思有所失下得書之于闕所以求論譽于人

其所闕故謂之闕義皆相近所以設屏何屏所以自障也示

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近故

內屏見御覽百八十五郊特牲注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是

緯文南本及定本皆然或云大夫以簾士以帷士以帷廣韻引風俗通云屏卿大夫以

解詁引作大夫以帷士以簾廣韻引風俗通云屏卿大夫以

帷士以簾則公羊注所引禮緯者亦未為非也意林引風俗

通云按天子外屏令臣下氣息是不極臣下之敬也釋名尋

牀帳云帷圍也以自障圍也慄廉也自障蔽為廉恥也則

亦所以自障也荀子大畧篇亦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外屏

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又文三王傳詔曰朕聞人君正屏

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後漢齊武王傳詔曰朕聞人君正屏

有所不聽亦此義也釋宮屏謂之柎說文戶部屏蔽也廣雅

復恩謂之屏釋名釋宮室云屏自障屏也蕭牆在門內蕭肅

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宋恩在門外

復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宋恩在門外

齊者言已之

意念專一精明也見書鈔九十禮記祭統云齊之為言齊也

齊不齊以致其齊也又云定之為齊齊

者精明之至也說文示部
齊戒潔也从示齊省聲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

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
見御覽二十八月令仲冬之月

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

所定案月令仲夏之月亦有此語當是白虎通原書有說丈

也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達靡不窮覽故

祀以為祖神見通典禮十一風俗通祀典篇謹案禮傳共工

覺故祀以為祖神祖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

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也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

漢家盛于午故以午祖也則此所引亦出禮傳也儀禮聘禮

又釋幣于行鄭注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者彼謂古人

教人行道路者其人名字未聞與非謂祖神之名字也其實

祖自有祖神即共工之子當亦配祀者如社之句龍稷之柱

弃也案祖祭有二禮記月令冬云其祀行鄭注行在廟門外
之西為轂廣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
轂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
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此則天子諸侯大夫並得祀之此
則常祀也又檀弓上及葬毀宗嚙行出于大門鄭注行神之外
聘禮記云出祖釋軼祭酒注祖始也既受聘官之禮行出國
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于轂為行始也生民詩傳曰駉道

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載涉山川然則載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伏牲其上使者為載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于側禮畢乘車繼之而遂行舍于近郊矣禮記曾子問道而出注祖道也聘禮記曰出祖釋載祭酒脯也詩泉水云出宿于沛飲餞于禰毛傳祖而舍載飲酒于其側曰餞重始有事于道也詩生民云取羝以載毛傳云載道祭鄭箋云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自此而往郊又烝民云仲山甫出祖箋云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自此也又韓奕云韓侯出祖鄭箋云將去而犯載也祖于國門此等皆將遠行祭于國城門之外者之禮周天子則太馭掌犯載載之禮周禮太馭云及犯載王自左馭馭下視登受轡犯載遂驅之注既祭之以車櫟之而去喻無險難是也廟門外行神之載與國門外祖祭之載其禮不異但所祭之人有殊禮疏引崔靈思義疏云官門之載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載祭山川與道路之神也其牲則周禮大人云伏瘞亦如之注伏謂伏犬以王事禱之是天子用犬也詩生民云取羝以載傳無牡羊孔疏蓋天子諸侯異禮則諸侯用羊也聘禮云釋載祭酒脯則卿大夫用酒脯也載有主太馭注以菩芻棘柏為主是也亦有尸詩生民箋燔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子大夫烈其肉以為尸蓋是也

稱負薪士稱犬馬不豫者不復豫政也負子者諸侯子民今

不復子之也負薪犬馬皆謙也見御覽七百三十九天子疾日不豫者書金縢既克商二

年王有疾弗豫史記作不豫釋文引馬融本作有疾不豫論
衛死爲篇後漢禮儀志皆引作不豫說文引作不念又顧命
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漢書律歷志引作王不豫蓋今文
作豫是天子疾稱不豫也諸侯稱負子者公羊桓十六年傳
屬負茲注諸侯有疾稱負茲爾疋釋器葦謂之茲郭注引公
羊傳云茲者葦席也史記周本記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
者藉席之名諸侯疾曰負茲索隱曰茲公明草蓋取此草以
織席釋諸家之說蓋謂有疾者則展轉床第惟與席相負而
己而白虎通以爲今不復子之者金賸云若爾三王是有不
子之責于天史記不作負段氏玉裁云此文是有負于之責
于天言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也後漢隗囂傳囂告州牧部
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于之職亦謂民安其所
乃無背棄子民之咎則白虎通言不復子之者言自今以後
背棄子民不復子之也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何休注公羊
與此互異案孟子云有采薪之憂則大夫也曲禮君使士射
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則又士也曲禮疏引射慈
禮記音義隱云天子日不豫諱侯曰不茲大夫曰夏稱后者
犬馬士曰負薪蓋犬馬負薪大夫士可通稱也夏稱后者
以揖讓受于君故稱后殷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見禮記檀弓

引正義皇侃論語疏引作夏以揖讓受禫爲君故廢之稱后
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廢稱
人也又曰夏得禫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民之心
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義並通祭法疏引熊安生

舊疏云夏后氏者后君也受位于君故夏法日日數十也

稱后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稱人也

日無不照尺所度無所不極故以十寸為尺自此至八寸為尺見通典禮十

五說文尺部尺十寸也又禾部十髮為程一程為分十分為寸又曰律數十二寸也禾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漢律志九

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寸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蓋皆據夏制言之夏制得中百王不易

也**殷法十二月言一歲之中無所不成故以十二寸為尺**蔡

謂夏以十寸為尺殷以九寸為尺周以八寸為尺惟述殷尺

不同杜佑謂商尺十二寸本此為說也蓋以殷一尺當夏尺

也**周據地而生地者陰也以婦人為法婦人大率奄八寸**

故以八寸為尺說文尺部尺下云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

晉視道如咫韋注夫傳億九年云咫尺注人踐三尺法天地

皆同說文言周制明周制之異於古也

人見爾雅釋宮疏王制言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司馬法則言六尺為步夫一舉足為跬再舉則為步知人踐三尺也

商城楊鐸校